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詁林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尚書說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說七卷宋黃度撰度字文叔
新昌人登紹興進士為御史劾韓侂胄寧宗
時累官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卒謚宣獻度
篤學窮經老而不倦于易詩周禮俱有撰述
是編其尤著者也陳振孫稱度晚年制閩江

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
友朋道之可見其學之勤矣平日與朱子葉
適陳傅良等相善周禮詩說皆為適所稱許
是編雖但因孔傳而發明之然指論三代興
衰治亂之迹與推明執中建極等旨皆深得
理要非徒治章句之學者也乾隆四十五年
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說卷一

宋黃度撰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堯典虞書虞書首堯典見授受之所由也堯名姓伊祈帝高辛子初封唐侯今太原故晉陽縣也為

天子都平陽今晉州臨汾縣也聰明天德也夫子序堯舜之德以聰明為首人王非是則何以照臨四海堯有

聰明文思四德而有禪光發越宅即岵夷南交西朔方四隩既宅皆其光明之所覆被也遜適也微子吾家堯

遜于荒春秋夫人遜于齊皆適也天子之位適而去之何也堯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洪水未治地未平

則天不能成也堯老矣故欲自適使有大德者居是位於是舉舜使攝遂讓之讓權也權非聖人莫能行行權而協於正則可為萬世常法其書為典夫子表堯與之所為作者如此所謂撮其宏綱舉其機要也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若順稽考勳功欽敬允信克能格至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安有無所本

始而作之者故典謨皆稱若稽古放古倣字放勳謂倣古而有其功也舉堯之德其可見如此而後世或以為堯之號且曰名者非也敬繼熙盡心之學緝熙光明文章煥發心思深遠而未嘗不出於安行也安安從容中道威德之形容也敬天尊賢本於中心故恭為允恭舉舜敷治為天下得人故讓為克讓由是光明周徧四表

至於天地地平天成也大抵堯典專為讓舜作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平均章明

協合黎衆於歎辭時是雍和克明俊德尊賢也記曰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以親九族齊家也平章百姓治國也百姓甸內天子所自治民也皆能昭明其德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協和萬邦平天下也建萬國親諸侯合和之無彼疆此界而衆民皆化於是大和此大學本末先後之論也凡今典籍之言道德者皆本此故推以為道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

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

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

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

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

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

暨和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義和推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古曰重黎若

日月而迎送之是則推算法其來久矣至堯始大備史記

於敬順析因夷隩仁民之政尊希毳毼愛物之心無非

順天者義和居中象授時仲叔分職於外春夏秋冬

各主一方是為四子蓋義和之屬也申重也分命分其事也申命因而重之也東南屬義主生西北屬和主成是為分命南因於東北因於西故叔皆因命有仲有叔則歷象敬授為伯伯長也義和封國不可攷今絳州搜山縣猶有義和墓焉授時之政萬國承之民功舉矣岨夷南交朔方皆古地名岨夷今登州諸夷依山而居者交孔氏曰夏與春交非也秋亦與夏交先儒嘗難此義或曰南夷足趾交名交趾故稱南交案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曰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其曰交趾者後世增益之也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始也北限沙漠荒茫悠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為大界而亦有獨稱方者詩往城于方是也南陽位而一陰生於午在易為姤初六其曰交者陰交陽也往來推遷盛衰之變也北陰位而一陽生於子在易為復初九其曰朔者陽始生也終則有始其道無窮也岨夷地也

南西北位也方大界也交與朔著陰陽消長之義焉疆表所至皆為王土民各奠居命令聽於一人二帝三王所以垂中國之統也孔氏曰日出於谷天下明故曰暘谷日入於谷天下冥故曰昧谷都聚也幽陰所聚故曰幽都或曰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在北荒樂史寰宇記幽州有幽都山皆為附會暘昧幽皆有名義南獨無之何也日朝出為暘夕入為昧晝中則明盛矣是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雖然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存消息盈虛之象故南闕其名義而北稱幽都以備晝夜昧猶有見幽無所覩寅敬賓導餞送日導而出之送而納之晝作夜息日成月要歲會由是生焉必賓必餞短長之差分至啓閉之所由正也秩序在察平秩平而序之平在平而察之驗於既往脩之將來故其事並有序詩曰以興嗣歲是也訛化南訛敬致遂其化育無所不盡也而必本於敬夏主豐大化育不遂則無以致一歲之功矣易更代也鳥以體言火以次言虛昂以星言孔氏曰互相

備是也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口行可準歷象之法備於此矣殷亦正也春少陽秋少陰非陰陽正位故稱殷大夏大冬正位南北故稱正析分夷平隕室平言禾稼之入均也孳生尾交魁毛更生整理翫奕毳夏希革冬翫毛天地生物之仁也秋曰宵中冬復曰日中崇陽抑陰裁成輔相董仲舒嘗推明之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今又差矣天地之運為難齊也唐僧一行乾策復運之論委之定算猶當是臆度暨及也四子分職於是以前帝命總申勅之事當聯合也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比堯歷也秦顛頊歷置閏在歲後堯歷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遂為後世法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為歷法大要故特舉而申勅之而其所以為此者將以信理百工使庶績皆廣而已熙廣也六府三事未能盡脩則庶績為未廣始命其長曰敬授人時終勅其屬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堯治歷本意可見

帝曰疇

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誰疇

庸用疇咨無所主名博詢之也若時登庸承上允釐熙績之文言有能順是允釐熙績者將登用之也或曰庸功也登進之使圖其功也允釐熙績此人主之職也堯蓋有讓意矣放齊測知堯意故舉丹朱蓋以為傳子尚矣自有記載太昊氏而來有天下者皆傳世胤嗣也孔氏曰國非吁疑怪之辭啓開放齊以丹朱為開明而堯以為嚚訟放齊稱其材堯稱其德也言不忠信恃辨好爭豈君德哉帝曰疇咨若予采驩

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

也工官所掌邦事也水土之政屬工官有能允釐熙績則水清土平在其中矣登庸未有其人遂獨出事典以求之左氏驩兜為渾敦帝鴻氏子共工為窮奇少昊氏子鳩聚僝見也驩兜舉共工固以其居是官也居是官

而行其職方聚見其功堯以共工靜言用違象似恭敬
而矯誕充其至可使漫天象恭生於其心也矯誕見於
其行事也傷鳩之功必多故妄然則共
工為當黜矣驩兜殆黨惡歟靜古訓謀
帝曰咨四岳湯

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

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

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孔氏曰羲和四子分掌四岳諸

侯故稱四岳四子分掌諸侯則是即以四子為四岳則不然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四岳只一人居中總四子所掌諸侯四岳與羲和合職命官詳略古今之變也四岳之後申甫齊許姜姓治水專咨四岳以其典主四方能知其人也衆舉故稱兪曰兪皆也登庸若采皆非其人故直以水患使舉賢而治之鯀崇伯史記鯀帝顛頊子

漢書顓頊五代而生。蘇據左氏禱祝為蘇崇國。在今永興鄆縣。四岳衆舉。蘇蘇才高也。於歎之見其為可表異也。嗚庚方命。方執不順理也。天命之性。物理具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性命同也。圮毀族類也。箕子曰。蘇堯。堯見微知著。衆人固不識也。夫有材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異已。蘇世稱其材。故四岳欲堯。姑自沮止而試之。共工靜言庸違。驩兜猶保任之。而得不廢。蘇方命。圮族。四岳僉舉而遂試之。聖人不敢以獨智高天下也。丹朱嚚訟。共工象恭。蘇方命。聖人觀人之法。詳其心而略其事。非有聰明天德不能如是。帝曰

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

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

二女子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共工不修其官繇特命無功於是舉舜是則昏

塾巢穴禽獸食人堯之憂誠不能已也四岳能用天命故欲讓之以位舜卑降伏藏也堯在位久高而能降顯而知晦故欲以位舜四岳易舜豕曰以木巽火火出而木泯也明明明明其明者也舉來舉共工舉繇皆其明者而既無其人故使之揚側陋必又曰明明者猶冀其有人也師衆錫予師錫公舉也謂之錫尊賢也虞今解州安邑縣舜黃帝子昌意七世孫昌意帝顓頊父也按左氏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舜生於媯水故賜姓媯封虞故氏虞四岳舉舜已稱虞不知何也豈以其居於虞故以名繫地歟不然則自窮蟬敬康以來有胙土命

氏者矣無妻曰鰥言此者有二義一見告不得娶二見
未有以觀厥刑也孝友已著此獨未有觀焉俞然也或
吁或俞予奪素定聰明之德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傲慢諧和烝進又治和之以孝而進進治理不至姦惡
女妻刑法釐理降下也貴賤之勢可以言降也釐降則
婦從夫理之不可易者也後世直改為下嫁孟子舜尚
見帝尚猶上也雖貴而上之夫婦後先之義也後世訓
其義為配皆失理孟子帝使九男事之二女女馬百官
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嬪婦也易二女同居
為睽二女能執婦道于頑嚚傲慢之間堯於是以前為
果可敬也孔氏曰言能脩己以敬詩首關雎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治天下必有其本也故堯以此首試舜媯水
名水北曰汭鄴道元注水經媯汭水出蒲坂縣南流曰
媯北流曰汭異源合流西入河其說與古不同蒲坂今

河中府
河東縣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自舜

虞即帝位都安邑或曰蒲坂或曰平陽自釐降以至賓門納麓皆試也必試而後讓司馬子長嘗云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

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華

之輝彩也以聖繼聖是謂重華協合也與堯合德也史稱舜之德其凡如此濬深塞實玄幽是側微升聞于上徽典司徒百揆冢宰賓門四岳諸侯長也皆位也五典五常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也慎厥身修而致

美焉使各由其理分是謂克從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
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穆穆美也言四方諸侯來朝覲者以賓禮接于
四門而皆穆穆有美德也麓孔氏改為錄言大錄萬幾
之政陰陽和風雨時是蓋三公變調之職也改麓為錄
固未可據論語迅雷風烈必變越裳氏曰天無烈風暴
雨此言風烈非和風矣何以言變調烈風雷雨則必陵
震可畏懼而能不迷故為異耳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
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亦尚書家所傳未可廢也納
麓在諸難之後蓋其最難者禹治水隨山刊木並焚山
澤禽獸逃匿驅龍蛇放之菑神姦物怪固當有之禹益
有不能為者堯納舜於是而其患息此事本無足怪今
釋老氏宮室或言本蛟龍之居馴服道德委之而去人
不以為怪也十三州志曰麓林之大者也其後秦置鉅
麓郡堯將禪舜合諸侯羣臣百姓納之大麓風雨不迷
致之以昭華之玉此出緯書雖難盡據而與史記相符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於是攝行天子之事孔氏曰舜讓

堯不聽使攝位恐不然堯在舜固當攝耳攝則猶在臣位也舜讓禹率百官若帝之初經文可見蓋權制也此義不明故其乖忤甚者則有咸丘蒙之論受終於文祖堯不得專與舜亦不敢輒受也堯於是為政故曰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璣衡器也璿美玉敬之斯實之矣日月五星之行度璣衡

可以察之而可以齊之洪範五紀歲月星辰歷數堯傳舜舜傳禹皆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是故聖人在上日不食星不字占候雖有器齊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遂使主祭也以事祭天謂之類告攝位也宗尊也六宗孔氏曰四

時寒暑日月星水旱雖不見所據而孔氏書出於屋壁
本有傳恐其說或有所自也諸家皆後出臆斷與不得
己寧從孔氏鄭康成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據
周禮實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
是皆天神故稱宗月令祈年于天宗是也然去日月恐
不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

六此恐

當是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后君

也羣后諸侯周初諸侯猶稱后四岳統羣牧欽公侯伯
子男之圭鉞岳牧各統率之既盡乃有繼之辭正月上
日受終盡其月乃日日見岳牧與羣后而班瑞焉班
瑞即黃帝合符釜山也自後朝覲皆行之見覲禮 歲

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

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氏曰律法制非也度量衡皆生於律與歷通後世歷猶有傳律無傳矣

故歷亦難精律歷本一學同律為考樂也東岳岱即泰山在今襲慶府乾封縣南岳衡山在潭州湘潭縣西岳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北岳恒山在定州曲陽縣王文中子曰舜巡守一歲徧歷四岳儀衛簡而徵求寡也至周改為十二載事稍繁矣然成王作洛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亦未見一歲徧巡也敷奏明試大行人春朝圖事秋覲比功夏宗陳謨冬遇協慮本此史記黃帝東至海西至空同南至江是為巡守事如舜巡守正為觀省諸侯

職業將行黜陟五載一巡三考再巡則功罪皆見巡守制度至此始詳 肇十有二州封十

有二山濬川

舜十二州冀并幽青營兗豫徐荆揚雍梁肇始也黃帝置左右監堯四宅舜始置十

二州州置牧封山言有厲禁也濬川使通流曲防遏澤皆在所禁禹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

有功於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

告成功矣 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

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象者像也像其事也典常也刑有輕重像其事而用之是謂常刑宥

寬也舜作五流之法以寬肉刑肉刑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寬之其所不忍而不廢禁暴詰姦為不可已也而

謂之常刑內刑之行於世久矣不得已而存之而使其
民遷善遠罪則有其道焉禹益皋陶陳謨為可求也鞭
朴之施猶非得已漢孝文帝能知堯舜之用心也雖公
用為不足而猶能使黎民醇厚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公
卿恥言人過失少近古矣漢魏諸儒設狹之見安能識
此鞭周官條狼氏鞭五百鞭三百官刑也朴比長小胥
觥撻教刑也金職金受士罰金贖刑也書災司徒荒政
緩刑也天惠民病不幸而陷於辜則緩而赦之肆緩也
春秋肆大眚怙終三誘三罰教之不悛者也賊害也司
寇所謂害人者也舜刑典歷三代至于今雖因革不同
而大意常在流宥鞭扑金贖多為之制可謂盡其心矣
方且儆戒欽恤形于辭旨惓惓焉刑典既修乃正四罪
共工偽驩兇黨且狼苗頑鯀戾其事皆由治水治水績
効未著則兵工自以為有鳩傷之功驩兜自以為有舉
賢之功苗自以為有能治其國之功鯀自以為有墜塞
之功其罪不可得而正也土平水清吾事已定則其所

謂象恭比周頊弗即工汨陳五行凡作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始可見故正其罪以謝天下而天下服彼四人者亦奚辭焉此用刑之法也何以知水土已平而後行四罪之誅也曰其事載於封山濬川之後而又數秦明試先賞功而後罰罪先進賢而後黜不肖聖人行事皆有次第也然則自受終至此皆為治水他事則其相因者也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皆行其流宥之法而輕重有權流有舍法大司寇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三年不齒今法編配放還是也故屏廢今法永不放還是也竄投之荒遠今法配遠惡是也殛罰作多方曰我乃其大罰殛之今法重役居作是也隳兇之罪如經丈不應重於共工而禹曰何憂乎隳兇左氏掩義隱賊奸行凶德則其強悍暴橫敢為患害為可憂矣獨力保任共工亦可見三苗恃險不稟政教欲自用其國其罪為叛故竄於荒遠以見其自絕於中國也絲大興民力壅塞水道九載績用弗成故罰作以苦之

騶兜舉共工抵罪四岳舉鯀而不坐四岳賢舉鯀非私天下以鯀為材四岳違天下之情使堯試之也此定罪重輕之權也三苗姜姓國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在今岳州巴陵縣彭蠡鄱陽湖在南康軍都昌縣苗境東西橫亘千餘里為山澤林藪富饒之國幽州史記作幽陵崇山在澧州澧陽縣或曰今驪州恐非三危山名在沙州燉煌縣羽山在海州朐山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臣為君服三年始於此未嘗不本於人心也孔氏曰四夷絕音則華

夏可知言盛德思化所及者遠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氏曰舜服堯喪畢將即政故

復至文祖廟告有終斯有始也後世踰年即位免喪即政皆用明年正旦其事始見於此

詢于四岳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耳目之官也舉賢命官其四為可見闢四門受四方諸侯

行其職掌以開四門而後明目達聰自國
中以及四海皆無壅塞也古語君門萬里
咨十有二牧

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咨亦問也天下萬事不問何由知之中庸曰舜好問皇

皇者華君遣使臣咨事咨難咨義咨親柔遠擾馴之也

能邇教治之也惇德允元親君子也難任人遠小人也

洪水既平治安之策不過此數語天下無事起禍生亂

必自小人詢岳君體咨牧治要牧統理諸侯故訓告之

如是頌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唐虞三代中國皆有

戎夷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

雜居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

奮起庸功治道當有緝熙之功常懼其類墮委廢不能自起也有能奮庸則亮事可廣矣

亮若時登庸舜有能奮庸一意是為君相之職於是謀百揆之官前此舜蓋以百揆攝行天下之事舜既即位乃復置此官亮明采事忠順疇類一事失紀必咈其類理勢常相連屬也故其官名百揆伯長禹鯨子賜姓姒國於夏今潁昌陽程縣也河州大夏縣禹所出故以氏其國九官惟禹與夷二人以伯繫名三公也史記黃帝置左右大監監萬國此即後世二伯也公羊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居於內

是則本三公也故謂之王官之長又謂之諸侯長共工
司空皆事官共工未黜故使禹以司空治水稷播種契
敷教皋陶明刑皆有功禹功最高故卒令為百揆其曰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蓋言水土已平而後熙帝之載為
可勉也稷契皆學于稷賜姓姬國於邠今永興武功縣
契賜姓子國於商今商州商洛縣皋陶左氏為庭堅顯
項子其後賜姓姬封於六蓼六壽春六安縣蓼霍丘縣
史記曰封英六或在許春秋有英氏廬州廬江縣許穎
昌府也品程式也厚薄輕重各有成式堯子二本不用
其品矣遜順不順故不親本末舛也數教在寬優而柔
之使自得之也猾亂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
姦在內曰宄中國五教所加七政所施不應有此惟蠻
夷猾夏為當懲也中國而為寇賊姦宄則夷刑也不待
教令而誅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言罪各有狀使服
其刑司刺上服下服是也五刑以輕重為三等曰三就
就猶成也成其罪也大辟重宮劓次之劓墨又次之刑

有五流而宥之亦有五若今所謂加役牢城不刺面之
等當時宜有其名也而亦以所居遠近為三等曰三居
約略調人不同國千里之外海外是也然帝曰疇若予
四凶皆居王略則唐虞之世無逾海之法

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

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禹自司空為百揆於是不復置司空官故使垂掌百工還

其舊名與三公舉三公為工官蓋使兼之禹百揆伯夷秩宗皆兼官三代三公多兼官命官選材三公尚德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能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山名

大澤不以封皆屬天子故名之曰朕虞其屬諸侯者皆特賜也謂之錫益後亦為伯史記作伯翳一曰即贖啟

賜姓羸其後封秦蓋本佐禹治水秦庶鮮食山澤之政
與水土通汙池園圃皆虞官之職漁獵芟伐當有政令
仁民愛物事固有序也左氏八愷
有伯虎仲熊豈即朱虎熊羆與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

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
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
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讒說
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典禮
在工

虞之後文武小雅終魚麗而其序曰美萬物咸多能備
禮事序如此百揆三禮皆咨四岳其事重也不獨選求
於朝廷之上恐四方猶有其人焉伯夷孔氏曰姜姓舜
命之不名與禹異史亦承之夷有師父兄之義也夙早
寅敬也言早夜者平旦夜氣之常存也坤六二曰直方
大仰不愧乎天俯不忤乎人故能塞乎天地之間曲則
餒矣惟清故直清天德也平旦夜氣之所以能常存者
惟其敬也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言晝夜一也
通則常知晝擾夜昏何知焉志直氣清晝夜常知悠久
純一與天同德故能交於鬼神然則秩宗之選誠難其
人矣禮之用博矣命職獨使典祭何也禮必本於敬敬
莫嚴於祭也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偽則
不直中則敬也故十二教一曰以祀教敬則民不苟往
欽哉使往敬其事也胄子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胄
也胄子世業教之為詳天子之子弟亦學焉直溫寬栗
剛不虛簡不做和也所謂樂德也禮教中樂教和必有

其德故在心為志者皆德心發言為詩者皆德言樂本於詩而後有聲有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皆德音也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是也神人以和通幽明之故也夔於是歎而言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拊亦擊也百獸洪纖之異名與磬統眾樂商頌曰依我磬聲人莫不擊磬也惟夔擊之而百獸率舞發於其心應於其手至和之所感召者與人不同也夔自獻其能如此者以見作樂必能如舜之命也苟無其德雖夔之妙於聲亦無所施師曠語晉平公可致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龍與夔聯職其事通乎樂也聖疾殄絕絕行異行異行不同倫為當絕也為我之義兼愛之仁鄉原之善斯可已皆是也孔子論四代禮樂終之曰放鄭聲遠佞人佞人鄭聲同發乎其心之邪也言為心聲佞言僻行聲隨而變桑間濮上鄭衛之音皆由此作此舜之所疾而孔子之所遠也古樂中正故難聽鄭聲

淫哇故易溺鄭衛作而天下靡然從之不徒禁其聲必先遏其行是之謂有本孔氏曰納言喉舌之官此據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在周為內史之職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掌書王命而出之可以為喉舌之官而非樂也與龍所掌不同舜惡庶頑讒說而使工納言時颺之則納言者工也工在周為大師納言時颺類若陳詩之事變風變雅之作讒說殄行之莫能正也屠蒯飲師曠酒曰汝司聰是則舜納言司聰也司聰掌出納帝命而通于樂至周其職遂分有出有納何獨以納名官出口德納耳德出容可謹而納每易感故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荀卿子曰入乎耳著乎心出納何以皆稱朕命出納相因也內史受納訪訪而納之猶王命也此與太僕出入王命不同太僕出入已成之命此有咨訪則猶有議論也謂之喉舌之官取往來通塞之義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有若否而必明其所以然者是則容有議論矣風夜出納惟允宣布流

通不使其少有壅滯也言與行相應一或不然何以能
行故惟允此司聰者所當察也工之親近人主其所關
繫豈輕哉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岳牧九官職掌

遂為萬世常法雖古今更易不同而其大經不出此二
十二人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新命四岳十二牧凡
二十二人稷契皋陶不與恐不然四岳
一人耳堯欲異位於四岳則一人何疑

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庶績咸熙終堯歷象之言也熙廣也庶績皆廣

三苗獨否於是分北之此當在禹徂征之後舜攝嘗流
三苗仍頑弗率至於用武及其既格則別其善惡使不
得相從叛上法當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

陟方孔氏曰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此據禮記也案孟子舜卒於鳴條鳴條在

安邑則故舜都也舜禪與堯有不同者舜世禹雖攝大政令猶自舜出故舜親巡守陟四方高山祭天觀諸侯謂之陟方頌曰陟其高山後世緣此謂之登封謂之升中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飲

汨作九共橐飲皆書
名凡十一篇皆亡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矢陳中重也反復之也書名謨序稱功何也禹之謨實紀功也其先臯陶何也臯陶之謨推明君德本末該貫禹功雖高其行事要不出於臯陶之所陳述也是故臯陶非無功而稱其謨禹非無謨而稱其功聖人之言初無異者治水明刑各見諸行事而地平天成禹之功為獨高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乃言底可績臯陶

之謨必可行也禹曰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師汝昌言禹之功必可言也舜所以反復之使互相發明也是故二典為萬世之常道聖人大寶不可以淺德居也三謨為萬世之格言禹之功臯陶之謨皆行其君師之職也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禹功高遂受舜禪故史稱

大禹以別於諸臣禹亦考古而行之命者令也敷布也
文德命令布于四海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也鴻
水方劉堯獨憂之禹治水有功文德命令由是布于四
海是謂敬承于帝史表禹之功如此然則禹謨之所以
為謨實紀功也雖然未嘗無其言焉曰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禹之言也禹所以文命敷
于四海祇承于帝皆本乎斯言也為君難為臣不易君
臣克艱故其政治而黎民敏德黎齊人有士君子之行
也敏疾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此所以為堯舜之民舜承
禹之言而中之以為信乎其如此博詢廣問故嘉言無
所伏俊乂在官故野無遺賢周人鄉自五家為比野自
二十五家為里比長里正爵皆下士野無遺賢非虛言
也豈獨天子之國哉四方萬國莫不皆然故咸寧稽于
衆舍己從人試繇可見鯀寡孤獨天民之無告者也不
虐不廢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其澤者惟堯能之堯蓋知
為君之難矣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夫豈易事哉蓋承

舜之言而推美堯德以為堯之所以能如此者由其有大德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廣運也大而化之之聖也聖神文武不可執一端而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堯有大德天眷命之詩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天之擇君也精矣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天下一統中國一人也天下大物也非有大德莫能居之禹曰惠迪吉

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禹又陳逆順吉凶之

理而益承之吁嗟而致戒焉吁嗟之者去其逆也忽無
虞廢法度遊佚淫樂賢不肖倒置違道干譽嗾衆從欲
怠荒罔終皆逆者也去邪弗果庸闇不論中主以上未
免有之疑謀而欲成之徵倖行險得失猜忌此心何由
而熙廣哉大抵明照聽達真有疑謀之而疑必有逆
於理者故其事難成雖強而成亦難保也疑而舍之其
心泰矣百志言此心無適而不然也雖然共工堯知其
邪而容之鯀堙水堯知其不可而聽為之堯天德也豈
得而窺測哉勿疑勿成戒人之不善學堯者也人各有
分量必當自知蓼蕭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蠻夷之所以
悅服也怠荒一作蕭牆不戒况疆場之外乎禹承益言
則又歎美之歎美之者效其順也德懋政修六府三事

允治戒董勸各以其道皆其順者也禹使舜念其事六
府三事必欲其勿壞則凡益之言皆當念也德惟善政
而後有及物之功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無
其政也政在養民而已六府三事皆養民也正德仁義
禮樂外此邪矣利用共工邦事厚生殺播種虞山澤皆
是也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也修故不壞和故不爭苟不正德不奪不廢休選賢與
能威捷罰不誣以九功之叙作詩章使人歌咏之以此
勸天下仁聲之入人深也聖人由是作樂焉舜承禹言
而推其功於禹勿壞之訓誠不敢忽也是則大禹謨一
君臣克艱為承克也二逆順吉凶戒舜保其功於無窮
也舜反復之益推明其間於是而禪禹焉故曰禹謨紀
也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

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益怠荒禹勿壞其戒切矣舜方耄期倦勤而禹能不怠於

是禪禹之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堯舜之德也邁猶過也禹以為臯陶種德過人而降於民民實懷之帝所當念也雖有其德不能推以及物為不降念茲在茲無一念不在是也釋舍也舍之而不復念也然猶未嘗忘之是則無時而不在是也名言名之必可言也司勲勲功庸勞力多其名也其事皆可指述則言也既不可名又不可言則誣也名言此必在此矣而又懼其言之出不本於誠也則又使信出之必信出之者至誠樂與也詩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人主念功之道也臯陶之降德無一日而能已也臯陶無一日能已舜為可已乎是故舜能念臯陶之功如

此則其自進德為可知矣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

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期猶要也明刑弼教要其君子于治刑不得已而用之而必

要之于無刑協中則無過差不協雖善猶過差也况凶德乎必麗於法矣此臯陶之功舜所能念也罔愆躬率以正也簡寬君德也煩苛急感豈所以君天下哉罪

不相及賞延宥過刑故功罪疑輕重皆為天下後世法
孔氏曰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矜惻怛如
此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皆自愛不犯有司此非苟
為歸美之言也人主無好生之心有司得寬平之名此
豈可行漢文帝本仁厚張釋之輔其不及耳如使事武
帝豈得行其志乎君視民如禽獸而獵之民有狠心扞
格滋甚秦法煩密刑人如恐不勝由是天下羣起為盜
漢初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人知自愛重犯
法至文景幾致刑措其事一一可驗然則臯陶之推功
於舜本之於君德誠非苟為歸美也故舜亦遂任之於
已以為予固欲之然能使予從欲以治風動四方則由
臯陶推明之是則臯陶之美也稷契臯陶同功一體禹
命宅百揆讓稷契臯陶命禪獨讓臯陶不及稷契何也
臯陶彰明君德其功大不當在諸臣之下也試使治水
粒食彞教各共其事而民不丕應忿疾傲虐之遂作失
德刑之序廢君師寵綏之職則雖一夫向隅而泣猶為

君道不盡是故王功曰勲事功曰勞臯陶輔導君德功當為冠禹治水猶為事功獨以懷襄忠大功遂獨出耳攷契之功皆因於禹固不能先臯陶也故夫子序三謨獨以臯陶配禹而猶加諸禹之上史記禹為天下舉臯陶薦之且授政

臯陶卒始薦益

帝曰來禹降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

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降水傲于天降洪水以傲人君使知懼也舜承堯安敢不任之

於已天下大災患非人主以其身任之將誰使屬哉書傳皆曰堯有九年之水堯以前蓋無此也自開闢而來水未順道則地為未平於是天將平之堯舜禹益稷數聖人俱生於斯時而堯舜為能承天意任其事於已故堯舉舜舜使禹治之舜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苟失此幾不知何時可平哉九年浩蕩滔天之勢天意為可知也禹治水十三載四海賦功自非懷裏大菑民心同厭苦之則亦安敢興此大役乎由是觀之聖賢不作天命流行幾之不察而失之有不可勝言者矣降孟子作泮共工鯀皆嘗治水障塞亦或言功而非所謂成尤成功也禹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是為歷數在躬孔氏曰言天道在其身是也元首也衆建諸侯而

天子加焉故稱元后人心應緣接物與民同惠者也易
流故危典禮興行人紀攸立故曰人心道心冥漠虛寂
不可名象者也無迹故微卓乎獨立道體斯在故曰道
心道心體也人心用也用之而危則害道不用則偏體
孤德墮於荒茫不可以同乎人精純一曰熟一致一大
雅曰無然敵羨無然畔援敵羨畔援皆二也武王牧野
無貳爾心孟子不動心有道皆致一之學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本末未嘗動也故曰允執其中舜
執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機熟而力全也不墮於無不沒
於有然則有無皆迹也故謂之兩端無所稽驗其言勿
聽未嘗諮詢其謀勿庸禹聞善言則拜虛受可知也舜
猶懼其有聽受之失故戒之舜樂取諸人以為善其用
此精矣君民分殊而勢敵自古聖賢常為匹敵之言君
為可愛則義之盡民為可畏則仁之至後世法家者流
嚴而少恩蓋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正君臣上下之分於
是威劫而勢壓之不得意則殺戮殄滅使不敢喘民始

疾視其上上下下愈隔絕不可合衆非元后何戴天下豈容有兩統哉后非衆罔與守邦無民豈能獨立乎可願即孟子可欲可欲不可欲隱之於心無不自知者可欲為善不可欲為惡善當積惡當消性之所固有也天之置君專以為民而使困窮無告豈能獨豐天祿長絕矣終絕也大雅曰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君子於言無所苟也雖至於興戎大事必自其口出豈敢不慎孔氏曰慮而宣之成於一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

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

辭帝曰毋惟汝諧

益稷諸臣不獨有功而皆有君德故禹欲枚卜之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皆為有君德也舜志先定詢謀又同宜有以當鬼神之心矣然而隱幽不可見

也故託之於龜筮而無不協從者古人不苟卜也已卜而又卜則為習習因仍也卜不習則吉習則為瀆瀆則

不告為凶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孔氏曰神宗文

祖之宗廟非也舜祖顓頊而宗堯蓋堯廟也率百官攝行天子之事也舜攝曰受終堯雖在位不復為政也禹

攝曰受命命使攝也大政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

令猶自舜出征苗可見

祖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

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

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

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舜攝巡守禹攝苗皆新其事也事亦

漸變矣不稟政令為不率苗依水為國其君已伏罪而其民猶有保山澤逆命者三旬須暇之由不伏故至於既格遂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分北之

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曰

怨慕也誠和理順也故至和能感神禹盛其言盛大也堯舜之盛德而用武誠為不得已反已而求雖非不足而亦不見其有餘臯陶得刑之敎益謙滿損益之戒是或一道也此責難之義故禹拜之而大禹謨終焉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即首陽山也或曰在漢州雷澤縣或以為在濟陰今興仁府也帝乃誕敷文

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舞于羽于兩階偃武修文也兩階朝位禹復命

帝益修文而苗格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臯

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茲禹拜昌言曰兪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言也禹雖稱謨實以功見故史先述其功而

後載其言臯陶不以功見而專以謨稱故史直著其言焉夫能信蹈其德故其為君陳謨而明弼丞之而諧固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也禹既然其言而欲盡發其義乃致問焉臯陶於是稱美而詳之慎厥身修其理身

長在所思也不思則不得矣詩曰思無疆思無期思永也徒思不學則殆慎厥身修學也學則知識開明而能鈎深致遠矣博叙九族自身而推之家也庶明勵翼適可遠在茲自家而推之國自國而推之天下也勵勉翼敬萬里昭明一勉以敬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矣臯陶守約用博言近指遠條理一貫本末兼舉自後聖賢之言德行者皆祖述之其言盛大矣當其初脫臯陶之口誠可敬異故禹拜而受之雖然臯陶固亦有所受也故史稱之曰

稽古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身修

本也知人要也安民體也臯陶刑官推明君德刑期無刑其事必當有本也知人安民亦本於修身而已詩曰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知人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百姓此安民之本身修矣而民不被其澤者
不知其體要也故臯陶次第指陳之禹以其言益盛大
故嗟歎之而以為知人安民雖堯猶難之哲明之盛也
小大長短各當其任故為能官人飢食寒衣無一夫不
獲其所惠也故黎民懷之明生於止善惠推於不忍之
固有堯舜安之而為仁湯武身之而為德五霸假之而
為力下此雖假不能直情徑行何難之有故自假等而
上之至於安用力為愈難孔氏曰巧言靜言庸違令色
象恭滔天指謂共工驩苗之惡易見共工之惡難知巧
佞每能使人溺也故不著其名而表其狀然四罪共工
獨輕何也行法與立言不同行法據其事立言原其心
象恭必求自蓋其心雖甚無狀而其迹多隱伏聖人行
法終不以其所不可見者深文坐之至於立言為世訓
則常推其所未為而知其所必至故堯以為滔天禹以
為孔壬孟子闢楊墨而以兼愛為無父為我為無君皆

禽獸之道其極必至於食人亦若是也公孫弘假春秋誅心之法以殺人慘矣哲能知人凶慝不敢肆惠黎民懷之本根不搖雖四凶不能獨為亂故嘗雜仕於堯朝矣然則舜誅之為有遺憾歟曰德刑之敘君師寵綏之職而彼四人者獨不與被其澤豈聖人之心哉故皆貸其死而流竄之藝祖皇帝讀書以為四凶之罪止於流竄遂輕刑是知堯舜之用心矣此舉四凶之惡不及鯀禹當為親諱也禹雖功高不能免鯀鯀得罪於天禹不

敢私也箕子曰帝乃震怒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

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

吉哉

知人雖難而亦有可見之行言人之德亦必有可稱之事成德為行其別有九載則采事也條數之

曰則某事則某事九德剛柔之差也其差本不甚速而名輒異銖稱寸量以為官人之式程寬惠縱解故貴粟柔惠不立愿弱多墜恭則謹亂治明辨者也戒怒貴敬擾順氣易卑貴洪毅毅簡率貴廉隅剛多浮貴實疆多悍貴知義寬柔愿亂擾直簡剛疆其材之不能不偏也粟立恭敬毅溫廉塞義各救其偏以成中德也亂擾敬柔直近剛必能彰明此九者各有常吉言善也苟有是德不問多寡皆可為善士

日宣三德夙夜

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九德之中有其三日布而行之而又早夜浚明之譬之水日浚之而並深譬之鏡日躅之而亦明深源發光日新之功此可使有家九德之中有六焉日嚴敬之而能明於是此可使有邦君國子民其事廣矣翕合不惟三

六下有其一上備其九皆合受而敷施之事任九德皆
仕俊又無不在官同官為僚工治事之名師師尚德有
餘不足迭相師也人才雖衆而無相師之風則其患更
多惟時進修及時各有職業傲誕從康則失時矣撫安
也五辰緯星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
經星亦為十二辰歲星司肅典致時雨榮惑司哲典致
時煥太白司又典致時暘辰星司謀典致時寒填星司
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有息有進有退
與日相終始變則不可準難齊惟聖人能安之而以日
星為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故庶績凝焉孔氏曰
辰時謂五行之時
則呂氏月令是也

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
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

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

有邦位最高列爵分土與天下之賢有德者共理之此治要也天子惟君萬邦百官

承式天子勤儉則有邦皆勤儉天子逸欲則有邦皆逸欲是為天子教之也故切戒之兢兢慎也業業懼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日二日幾之非見者且萬焉幾失時逝吉凶乖逆亂亡至矣其敢不戒懼省察而逸欲之行乎曠空孔氏曰非其人為空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建官代天理物而不材非據廢天職矣天叙此有典必勅我五典使皆歸於厚秩言有品式也天秩此有禮必自我五禮使可通行庸通也五典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禮吉凶軍賓嘉出於天者理之所固有也修之於人者其事至五而盡也勅勅而正之自

言有所自也。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也。我，我人君也。典之治亂，禮之興廢，在人而不在天也。五惇各致其厚，不相陵也。有庸禮之變，多端吉凶相襲，君國相錯不可執一務使通之而後可常行也。此皆天工而人代之者也。事為有聯治為一體，必將同敬合恭以和其衷。則可以代天職矣。衷發於其中者也。左氏信不由衷，人之智識固不同。若皆由衷，則是非可以相資，短長可以相補，而終歸於和。若挾偽飾情，則多端矣。誰能和之？故所謂和者，如和羹之和，醎酸不同，齊而使各適，如和樂之和，清濁不同，等而使必諧。天命有德，故制為五服，而各使章明天討，有罪，故設為五刑，而各致其用。德之大，小不同，故五服五章，罪之輕重不同，故五刑五用。數參於三，伍於五，可以察天地之情，可以盡萬物之理。故曰：參伍以變，服彰厥善，罪罰厥死，黜陟幽明，勸懲行焉。於是政事為可勉矣。天之聰明必自民，其明畏亦必自民。威用之斯可畏，民不能自用其威也。天之聰明，明威，因

於民而用之是則命德討罪必順於民心斯能合天意矣此道達於上下雖一家之事此理不差而況於有土其可不敬乎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惠順順於理也可致而行臯陶在諸臣之中實

主議論而自稱其言如此言所以明道當仁不讓也禹稱其言行之可致成功言之而不可行與行之而無功皆為空言臯陶猶恐無以致其效也故曰予未有知其果能成功與不凡今致思而言者必當贊贊其君使登進之襄上也舜聖人也臯陶猶欲贊贊而登進之是以知學無止法

益稷

益稷佐禹有功因禹稱其事故以名篇孔氏之言是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

臣臯陶慎厥身修庶明勵翼益稷予思日孜孜是為三謨綱領臯陶之論道悉矣禹奚復以言為哉在力行而已矣八年于外手足胼胝所謂思日孜孜者言莫加乎此也臯陶欲盡發其義故歎息而問之四載舟車櫪櫟隨山刊木川依於山而路因於川也刊木通道也匠人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滌焉益虞官奏進鮮食鳥獸茹毛飲血在粒食前洪水草木暢茂益烈山澤而焚之乃奏鳥獸鮮食九州之川皆因其自然趨

下之勢而通於海大水既入無汎濫之患則於其中為
猷達溝為溝達洫為洫達澮為澮達川稷農官艱食稼
穡鮮食魚鼈川瀆溝澮本為播種因奏魚鼈鮮食懋勉
勉遷有無使之相通化其居積使無壅滯而後蒸民乃
粒萬邦作又凡此不過數十言禹之治水規模盡在此
益山澤之政稷播種與契敷教其次序亦盡在此可謂
能言矣言貴於可行也而其見效如此則豈不深切著
明矣哉臯陶昌言禹拜之禹昌言臯陶師之服善無我
聖人之心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也故曰師師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

命用休

夫既萬邦作又則天下無復事矣怠忽將至邪
佞乘隙而入六府三事壞而弗修前功喪矣故

禹謂帝當慎乃在位而舜然之禹又詳其義焉為人君
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莫不各有所當止也而安之為難不安則易畔也幾當察康當戒弼直當親夫能安於其所止而察幾戒逸親近忠直則君德益進治功益懋不勤則已動則四方大應待志而行上帝亦故歆之不庸釋

申命用休斯能昭受之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帝曰

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
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

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

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安於所當止幾康之必戒舜固能自盡其心矣

弼直之言禹臯陶益稷諸臣豈得辭其責乎鄰近也臣
哉鄰哉非其臣之近而誰近鄰哉臣哉近者惟臣而安
得不盡其道乎左右有民二伯之職分天下為左右而
使其民皆正王面左右不相應和則其體不舉矣宣力
四方四岳十二牧之職四方當相保合也四方不相聯
屬則其體不全矣然而治有本始也一人作德萬邦不
應是故逸欲之作長主於耳目之娛五色不能不視而
能使人眩司視者所當正也故繪繡之施於作服則可
矣用於靡曼之觀而不能正是無目也五聲不能不聽
而能使人聾司聽者所當正也故律呂之施於中正則
可矣施於淫哇之適而不能正是無耳也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古人皆當象物明

義施之於繪繡之事矣舜於是觀之以作服然則堯舜何事而不稽諸古哉日月星辰照臨山出雲氣潤澤萬物龍變化華蟲孔氏曰華象草華蟲雉鄭康成注周禮鷩以畫雉謂華蟲華蟲有文章也或曰非雉也當是鳳舜服以鳳配龍畫之於衣衣六章皆神物也鳳知時非其時不出夫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鄭又以會為績恐當是字當作繪恐脫或古字簡宗彝周人刻虎雉周禮毳冕自宗彝而下則舜物宗彝有虎矣雉有無不可知大抵龍鳥虎武四方之獸先儒謂雉能知晴雨為智是當為北方之獸藻水草潔清火明粉米養古說黼若斧形黻兩已相背予案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所謂雜四時五色者也文謂物生而有華采也章物相見章明也黼從甫甫美也丈夫之稱物美成也黻從友物之終始除舊更新之美也文章黼黻皆雜四時五色文章不為物形獨黼為谷黻為兩已相背未必然也孔氏曰絺葛之精者

其說乖當從鄭古字藻或為縹粉或為紛米或為綵皆從系與黼黻從黻皆以刺繡立義也大抵舜服十二章日月星辰雲氣乾之施化也乾陽物也龍東方鳥南方皆陽也陽輕清故皆畫於衣虎西方刻虎於翼以禮樂伏摯猛也必備四方之獸則雖為北方之獸然虎雖皆凡獸必登之於宗彛使服習於禮樂而後虎摯雖智為可貴不以龜周人旗物畫日月龍鳥虎龜服章畫龍鳥虎不畫日月龜周人敬龜故與日月俱不畫於章服而畫虎雖謂之毳冕舜服章恐當有龜也藻火粉米列宗彛之下所以供神祇也水火粉米皆養人也而先用之於祭祀教民敬也藻火粉米物品物流形坤之效法也坤陰物也陰重濁故皆繡於裳易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此之謂也龍虎鳥雖四方之獸青赤白黑四方之色藻青火赤粉米白皆以物見黑獨不以物而直以色何也北方萬物歸終土歸於壑水反其澤故北方之星為虛其辰為玄枵而色為黑釋氏謂

之空老氏謂之玄皆黑也是故作服直以其色見言物
就盡也黼白與黑見萬物之所終歸也黻黑與青見萬
物終而復始皆由此出也屠蒯曰服以旌禮樂以行事
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然則觀象作服彰施五色目視之
而明心存之而敬於是其有穆穆之容焉周禮大僕正王
服位屠蒯以嬖叔為司明供僕御之職也陽律六陰律
六白呂陽倡而陰隨故六律包六呂宮亂君驕商亂臣
壞角亂民怨徵亂事勤羽亂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
之慢律和聲聲成文謂之音音托於金石絲竹草木陶
匏謂之八音在察也古人必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
知樂審樂以知政是之謂察治言六律五聲八音各適
其理數也忽亂也忽而不省則亂矣中正為治淫邪為
亂其變甚焉其極遂至於流蕩而不可止故必察之
為貴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
記作夾始滑滑之言亂也謂聲律汨亂也又或作留鄭
康成曰笏也其義絕乖五色五聲五味皆本於五行也

五言仁義禮智信之言亦五行也一理之變也耳目口鼻各著其德焉單穆公曰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又曰口納味而耳納聲聲味生氣然則聽和而視正耳目聰明心平氣固而形於言則體之者仁也宜之者義也節文之者禮也通變者智也貞固者信也皆一理之變而一氣之貫也出信諸已納徵諸人出當如是納亦不容其差忒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則安得有不協於仁義禮樂之言哉微不中理一接而知之邪詖淫遁各推之於其所終極此孟子所謂我知言者也舜以命納言而使龍為之龍蓋工官也侍御僕從衰為嬖倖祝史工瞽鄙為伎藝商周之衰也僕司明而工司聰朝夕在人主左右視聽言動邪正由之是故體均於公卿大臣事要於股肱羽翼而可以不擇乎同心一體之臣繼愆糾繆職也而面從後言其亦為讒矣乎朝廷為之天下效之欲將誰執故人君必敬四鄰以為近臣進道則庶頑讒說

為可止矣前曰譏說珍行後曰庶頑譏說譏說淫聲由
一機發也納言工官而聯於樂其旨遠矣禮以道其志
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恣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侯明捷記書識皆刑政也侯明周禮鄉五物詢衆
庶其事始此捷教刑也並生同底于善也盤庚曰生生
自庸生故其繼無窮善為可繼惡必當絕格至有恥且
格工納言時殿上察其能變有所至則承之用之否則
威之讓罰不悛桎梏而坐諸嘉石甚者納之園土其又
甚者遷

徙之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
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
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頽頽罔水行舟朋淫

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

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

念哉

哉疑辭政刑為當明也而又有所未然者帝德光華海隅草木之生亦與被焉人萬物之靈賢其秀

也傑出易見雖散在侯邦而一統共尊皆為帝臣惟帝拔而舉之敷奏明試舜巡守舊政也明庶孔氏謂功以大小為差見也言揚事顯車服登用如此則禮讓與而頑嚚革矣上意所嚮下必敬應帝不是務而一槩施之賢能無所旌異日進茫茫功積不著何能使人自勉於德業哉禹蓋推廣臯陶知人之言也夫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意皆本此傲為不恭不恭則侮人不復屈意親賢慢遊是好傲必虐

虐則任威治安無事人主怠荒傲虐皆勢使之然也頡
頡無休息無水陸行舟虐戲也與朋淫無度皆為不循
理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方遏澗堰而駕舟過之皆
為罔水行舟皆為逆理非禹行水之道而後世方以為
利事之如此者多矣聖人之意不復能知豈容止絕也
朱堯以為器訟禹以為傲一也不循天理其傲可知恃
力矜夸其爭可知堯讓舜固為洪水一大事而朱不肖
不可以君天下自應珍其世天位豈容以涼德居之堯
固以天下為公也是故禹懲創其事娶四日而出啓生
而弗子塗山在今濠州鍾離縣治水本為昏墊而田功
遂興五服各五百里四方相距為五千里水去土出禹
弼成之也州猶丘也丘之訓聚於是置十二州師衆也
言各聚其衆也舜分冀置幽并井河南之首幽下流分
青置營連亘幽并五千之外薄於四海皆為夷蠻而亦
使為畝澮之制均地利焉五長公侯伯子男皆長民者
也周禮長以貴得民或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故曰五

長或曰自屬長等而上之聽於天子之二伯謂之五長
衆建諸侯各迪有功禹治水規模也共工鳩倂亦然其
異者大體散而不合於是有障山澤專其利者矣三苗
是也禹志在生民勤勞身率攘除大苗德盛業鉅天下
趨承之而苗獨頑不就功四瀆惟江順道不為患與洞
庭彭蠡會合南北諸水苗控為形勝之地澤藪富饒苗
人擅之不肯受畎澮厲禁之令左氏緡雲氏有不才子
貪于飲食胃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
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謂之饕餮此苗之罪
狀也夫治水賦功豈為無政五長各迪車服旌表豈非
作德而苗之頑若此人心為難齊也然而忿疾于頑求
備于一夫皆傲也帝當念此舜欲修明刑政使頑讒並
生意本忠厚也而捷記書識未免尚威一念所存長傲
孕虐臯陶知人安民之言禹四凶流竄之戒舜豈忘之
乎舜隱惡而揚善無乃與此稍乖違乎此
禹所以既然而而又疑之反復其言焉

帝曰迪朕德

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舜承禹言而知禹迪

其德為有叙因又知臯陶方敬此叙以施象刑天下稱其明由是言之三謨專推明主德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不使其君恃勢倚法以操劫其民而後為行君師之職禹之思曰孜孜臯陶之言惠可底行皆主此耳故自修身知人安民慎典庸禮命德討罪皆為有叙而民協之中不犯有司豈一主之力哉

夔曰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

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孔氏曰夔

擊柷敔搏拊以韋為之皆難信訟文求義夔擊搏拊皆考擊之名磬稱戛擊亦稱擊拊琴瑟稱搏拊夔曰擊石

拊石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皆謂磬也古言鏗
金戛玉正謂鍾磬鄭司農曰樂或當擊或當拊又曰拊
者擊石是也搏拊皆擊意琴今猶稱拊周禮樂器無搏
拊鄭康成謂拊形如鼓以糠實之蓋出孔義孔氏屋壁
書有傳恐有此則不可知求之六經則未有據也球玉
磬鳴言有聲中樂即所謂天球也此謂登歌周禮有頌
磬歌頌則擊之石尚角角清濁之中琴瑟尚宮宮聲大
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故登歌以磬合琴瑟細大諧
也自昔言樂者如此予嘗聞之知樂者以為三代之樂
皆準於磬鳴球天成而不可易者琴瑟笙等皆人為之
高下難齊故皆協之以磬登歌琴瑟協之以磬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是也間歌笙協之以磬笙磬同音是
也笙鏞以間鏞鍾也案登歌琴瑟有磬而無鍾間歌笙
有鍾而無磬互相備也有鍾則有磬矣所謂終始條理
金聲而玉振之聲淫液之振鼓作之也磬在堂下登歌
鍾磬在堂上由漢而來非古也鍾磬當在懸祖考來格

虞賓德讓神人和也丹朱傲器而能與羣后德讓舜德
照臨之久矣於是樂感發之後鄭曰管如籥而小併兩
而吹之又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太
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先鄭讀鞀為道引之引謂小
鼓為大鼓先引小師下管擊應鼓後鄭亦曰小鼓應擊
又曰祝如漆筒中有椎故木虎先鄭曰笙十三簧此皆
諸儒據漢大予樂說詩書樂器其間亦有所出然終不
能知其為是下管堂下樂也後鄭曰堂下特言管賁
人氣也播鼗擊鼓以應管合止以祝敵吹笙擊鐘是為
間歌燕禮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是也於是鳥獸賡陰
焉簫後鄭曰編小竹舜舞名韶周禮作磬簫左氏作箛
曰簫韶者吹簫而舞猶周人吹箛而舞歟九成九變韶
舞九變故曰九磬風靈鳥儀有容儀擊石拊石夔又特
言之於此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和諧也舜命九官濟
濟相讓是也鳥獸無知矣於此而率舞苗頑驩悍嘗患
其難服矣於此而允諧夔言樂效蓋終禹敢不敬應之

言也卒申明此義則以為其能致此者大豈特以
器與工俱妙哉舜德盛矣夫是謂之泰和之世 帝庸

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墮

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庸用也舜用夔言樂致而作歌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作歌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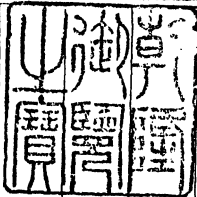
夫雖治定功成而事變為無窮其敢自己乎勅正也時

至幾動可以觀天命矣此惟聖人為能和同天人之際
泰漢以來豈無功業而人事利害參錯其間奚能盡勅
正天命哉股肱有樂趨之意則元首有興起之功然後

百工為能熙廣矣幾康弼直禹嘗以此戒舜故舜於此復求之於禹皋陶然其事必在人主也主德不昭臣力何施皋陶大聲疾言誠恐此意之或失也故以為必念之哉事幾之來當有率作之也要在慎乃法度無作聰明以亂舊章而主於敬又當屢省而後能成則亦主於敬強明小智果銳忽略皆難恃也賡續載則也元首明則股肱良庶事康此所謂率作興事也然而事必有體君舉其綱臣治其紀若使君廢大體而親小事自以為明則君任其勞而臣居其逸其體不順雖有良臣無所効之君苛臣情庶事必墮矣大抵好安常失之情喜事常失之苛也舜拜而受其言以為吾固有以自盡而諸臣亦宜往而各致其敬哉禹皋陶事舜責難盡忠無言不入益怠荒逸樂之訓禹傲虐之訓皋陶率作叢脞之訓皆微有形象而遽勸絕之惟聖罔念作狂固不容其或滋長也而歷數百千歲庸君闇主之所為亂亡之狀無能出此數事者言皆預立其效必至譬若岐扁論醫

人之百骸九竅榮衛腑臟莫不洞究其底蘊如是則為腸胃之疾如是則為膚體之疾如是則可治如是則不可治皆不待目見而預言之世遂操之以為驗稽之為決差失其指必至顛覆是故禹臯陶之言皆以謨稱謨猶模也萬世之楷模也

右虞書十六篇其十一篇亡



尚書說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說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 臣 邵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 臣 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 臣 李 巖

謄錄監生 臣 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說卷二

宋 黃度 撰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辨九州界域川行兩山之間隨山而濬之使

不壅塞於是水各順道水去土出任土所生以制貢法

四方諸侯由是各修其職入貢天子人文燦然矣肇十

二州禹并為九州商周因之疆域進退微有不同因時

之宜也以職方界域與禹貢合觀為可見杜佑通典禹

都在今太原或在今平陽或在今河東郡安邑或在今

河南陽翟陽翟禹封國非都也五子之歌有此冀方樂

史要字記曰禹自安

邑都晉陽榮徙安邑

禹貢

禹貢夏史之所作也禹平水土王業基焉故夏史追記制貢之法而作禹貢以冠夏書夏后氏五十

而貢其賦

法本名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布也布土功於天下使五長各迪水土演而

民用足土無所演民乏財用治水為出土也故稱敷土草木蒙蔽山川不可辨隨山刊木高而下而山川之位定奠定也高山山之會也崗麓分衍谿壑隨大小行其中衆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小水也於是畫為九州封藩有政令禹治水大經如此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嶽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冀州

既載壺口治梁及歧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

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

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帝都而河患為

大治水在所先也孔氏既載句絕非壺口山在今慈州吉鄉縣韋昭曰載事也治水壺口為事始也梁山在同

州韓城縣岐山在鳳翔岐山縣注水經曰梁山北有龍門山禹所鑿通孟門廣八十步巖際鑄迹尚存始事壺

口遂治梁次第至岐禹貢皆屬冀孔氏曰雍州山據漢言也周梁山屬并今韓城縣韓侯國也韓奕曰奕奕梁

山韓侯受命是為晉望黍禹貢冀界自龍門南逾河而西自梁山至岐山虞夏皆都安邑若但南海河為界形

勢迫隘豈所以為帝王之節哉逾河自梁至此已長安於其中是為漢三輔帝都西界形勢為可見矣春秋傳

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說題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也廣延曰大鹵地不生物為鹵廬晉太原

大鹵太夏夏靈晉陽凡六名岳即霍泰山在晉州霍邑縣山南曰陽覃懷古河內地今懷孟也清漳出平定軍

樂平縣濁漳出潞州長子縣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孔氏注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地理志亦曰漳水入河然則漢世河道未盡改漳猶入河也注水經漳水至斥漳縣有衡漳之名今洺州曲周縣豈故漳於此入河故其名猶存乎漳自此東北行東西為橫南北為縱漳過曲周不當復以衡名矣酈道元失其義也漳入河當與河共瀆今漳自為瀆河滹沱易入海又與河故瀆隔遠津渠遷變不可詳矣底致績功也原隰畎澮山川厲禁皆致其功焉河不汎溢土始可辨無塊曰壤色白而無塊也錯雜賦上上雜出第一第二之賦田中中於九州為第五先賦後田與八州異甸賦不專出於田山澤藪牧關市百工皆有賦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合滹沱過信安軍入易大陸澤也十三州志曰堯為大麓禹為大陸秦郡為鉅鹿鉅亦大也今邢州鉅鹿中山東鹿深州陸澤趙州昭慶皆有大陸澤則其斥地廣矣河未

入海則恒衛合而為瀾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
壅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是為冀之北土舜
分置并州周亦如之太康地記曰并州居常山衛水之
間不以常衛為名而曰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也自古
為戎夷之地故恒衛大陸紀於田賦之下下屬島夷與
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揚之島夷同例皆夷貢也左氏傳
周封魯衛疆以周索封唐疆以戎索以禹貢職方參攷
之禹貢冀州太原岳陽覃懷衛漳皆行貢法則所謂周
索者也恒衛大陸不行貢法蓋戎索也職方冀州山曰
霍川曰漳漫曰汾潞并州山曰恒川曰滹沱甌夷漫曰
涑易其界域亦可見周太原屬并以封唐叔宣王命韓
侯為并牧而其詩曰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
其追其貆奄受北國以為之伯即封唐戎索也唐衰而
韓興故以命韓春秋狄為中國患西滅黎東滅邢衛齊
霸城五鹿邾以衛中夏其後晉遂盡諸戎今洺州曲梁
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真定鼓城鼓國橐城西肥累

國皆白狄也是皆為大陸之野赤狄白狄大種類與東北島夷同氣類服皮而以皮充貢故韓奕曰獻其罔皮赤豹黃羆或曰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而近是為侯服而斥為戎區何也曰禹之治水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大行恒山天下巨險巖嶂阻塞草木蒙蔽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戎生長其間別攘驅除實賴其力裂土胙國固當與天下敷土有功者同之而其地不可盡井牧戎之飲食衣服又不與華同故因其所有與其所能使奉職貢皆當時事宜如此雖其人驚悍難馴服而堯舜威德天覆日照禮樂文明之化有教無類有聖人之事焉若曰狼子野心近在肘腋養虎遺患非為遠圖始別異之遂屏攘之又至於翦除之皆後世之事不可以論帝王之聖也島夷自恒山以北諸夷居於山谷者碣石山在平州石城縣春秋山戎國也舜分置幽州周亦如之島夷入貢右海孺石碣石夾之南趨河冀州無貢貢者諸侯貢天子也惟諸侯有貢故獨載島夷貢道自夷自外至也

冀州不著疆域東充西雍南豫
三面臨河以餘州之境見之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

雷夏既澤澗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

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古濟入河
溢為滎澤

東行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古河自今濬州黎陽縣北
行至平州石城縣入海充界東南濟西北河爾雅九河
徒駭太史馬頰履釜胡蘇簡潔鈞盤禹津水經河至元
城縣而北播為九河鄭注引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為九
河自此始而漢許商言古九河有徒駭胡蘇高津在城
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徒
駭在今滄州清池縣胡蘇在饒安縣鬲在德州安德縣
顏師古注漢志般縣有鈞般在今德平縣杜佑通典又

有覆釜馬頰在安德縣然則九河今見於書傳者猶存其六也然漢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天常連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又不知顏杜猶存其處又何所據乎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九河川也雷夏澤也九州皆有川澤川行水澤潴水也澠沮注水經瓠子河引爾雅水自河出為澠許慎曰澠者河雖水蓋為河水雖出而為瓠也瓠河故澠在今澶州濮陽縣北樂史寰宇記澠沮二水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紫瓠河首受河東引錯行於濮濟將鄧之間本無源委後世穿鑿通注往復非禹瀆也水出河之陰者惟濟漯見於經為禹瀆其餘皆非樂史言澠沮出平地豈非河脉壅而潛發故得澠名爾雅意或當如此若有口受河是導非壅也沮初出沮如漸清之義孔氏曰二水會同雷夏澤中然則澤資二水灌輸也土宜桑水去土反其性繭絲致利於人人之避水居丘者皆降而宅於平土充居河下流患最大故史特記此黑墳色黑而墳起也繇

茂條長草木長茂見黑土之宜草木也田第六頁正也
九州之賦庶土交正以相補除冀上一充下下九豫
上中二梁下中八荆上下三揚下上七青中上四雍中
下六上下相比而得中中之賦充冀相次故著交正之
義舉一以包其餘可以例通矣禹治兗疏二渠播九河
作十三載敷土之功始與諸州同冀述既載充記乃同
治水功次歲月著焉臬府也篚物之輕細藏於筐篚者
也蓋朝饗幣獻歟織文素絲織綾綺之屬漂自開德朝
城縣受河至青州博興入海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漂
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禹治水其大者四
瀆漢與江合流江淮異瀆河分濟漂又為九河孟子舉
要數語而足司馬子長河渠書曰河至大伾禹以為河
從來者高湍悍難以行平地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
高地至大陸播為九河其言最精確自昔言禹治水得
其旨者孟子子長而已二渠濟漂也濟通滎濮鉅野旁
連河孟為傳誦游緩之勢漂行魏博淄齊間逶迤千餘

里乃入海皆所以殺河暴怒然後得引而載之高地也
案地理志東郡東武陽注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蓋言禹治漯自此始也平原高唐注桑欽言漯水所出
蓋據欽言漯道源高唐也武陽今朝城高唐今濟南禹
城河自朝城東出行四百餘里始得禹城漯乃導源於
此鄰道元曰漯水即武水鄰意武陽以水得名武漯泚
流相接故得互稱然則河自朝城而下行武瀆自禹城
而下行漯瀆武入漯故通稱漯歟大抵禹貢濟入河溢
為滎因滎瀆也自朝城分河為漯因漯瀆也非有所因
則無瀆則水不可強行則易決不則易塞平故易決高
故易塞也漢世河患正為此孟康曰二渠一漯一出貝
丘西南南折者王莽時空蓋世稱為王莽河者非也王
莽河乃是秦漢間河瀆自周河徙故瀆難
憑矣兗貢道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

岨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

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菜

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岱泰山青州西岱東海岬夷堯典陽谷略

封略四宅東岬夷禹貢以為東略地盡東海荒服畿疆亦至此止也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海道言由其道也青州水皆入濟汶惟濰淄入海故別出海濱之地廣闊斥鹵魚鹽所出別於白墳之土可耕植者也青州無澤藪而擅海濱魚鹽之利太公嘗以輻湊人物管仲用之遂富其國致伯功周禮藪以富得民是必有理財正辭之義焉田第三賦第四絺細葛錯雜雜貢海物不能盡舉其名畎谷絲枲怪石皆出於岱山之谷夷居萊地故曰萊夷今萊州黃縣古萊國太公封齊萊人爭營丘耕作畜牧皆有貢縻山桑古說縻絲韞中琴瑟絃汶水五源皆出襲慶奉符縣界至東平中都縣

賈鉅澤入濟青州貢道由汶入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

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

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

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纈縞浮于

淮泗達于河徐州東海北岱南淮淮水出高唐州桐柏縣桐柏山東至楚州鹽城縣入海沂水出

沂州新泰縣艾山南至淮陽軍下邳縣入泗又治也治

水之辭三又道從又用力多道次之從又次之蒙山在

沂州費縣羽山在沂州臨沂海州朐山縣界淮沂既治

蒙羽乃可種藝大野今鉅野澤在濟州鉅野縣水所停

曰豬張華曰東原漢東平郡今鄆州鄆在鉅野東鉅野

受諸水不能停蓄則汎鄆故大野既豬而後東原底平

土黏曰埴赤埴墳也赤而黏且墳起也漸長包果也凡果皆傅皮故稱包赤埴之土所宜也田第二賦第五土五色所以封社夏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嶧山在襲慶鄒縣山陽特生之祠中琴瑟古說以為下邳之葛繹山非也嶧繹字異泗水出襲慶泗水縣至淮陽宿遷縣入淮濱厓浮磬孔氏以為泗水中見石今下邳有磬石山采供樂府或曰泗水徙矣不可知也淮夷夷依淮而居者商周之世常與徐戎相應和擾中國蠃魚生珠暨及也貢珠又枯其魚貢之山海經文鮀之魚背如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蓋蚌屬若今鮓魚矣徐水宜染玄織細縞素徐州貢道自淮泗達河或曰漢志水經皆作荷出古文荷水分濟東為荷澤入泗徐州貢道由泗入荷由荷入濟乃達于河今文誤作河非也九州貢道皆入河惟青達濟南青因於兗兗浮濟達河也揚達淮泗揚因於徐徐浮淮泗達河也史省文見之濟淮皆大瀆河小瀆不足特出酈道元曰地理志乘氏縣泗

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此荷濟也自陶丘北至荷無泗水志稱泗者諸水可以終歸泗便擅通稱然則泗終達河豈待更舉入荷而後見哉河

之為荷恐是古文傳寫誤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

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

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

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厥包橘柚錫貢汭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北界淮東南距海陽鳥鴻雁也

鴻雁隨日南北故曰陽鳥彭蠡既豬而鴻雁居其洲渚以見水去土出也鴻雁隨日至北止不復南南則景愈短暑益多書東著暘谷南紀陽鳥見經略微旨是故疆理外薄四海而五服五千斷長補短三千而已陰陽之

運猶有限量秦漢以來苟務廣地盡置郡縣而德不足
以洪覆反罷弊中國豈先王之所尚哉三江之名見於
禹貢職方者江漢彭蠡也見於吳越春秋者浙浦陽剡
濱海小瀆別為三江稱謂偶同也自孔安國班固桑欽
說揚州三江皆亂其源委錯繆不可據近世蘇文忠謂
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
于九江會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
漢過三澁大別入于江匯彭蠡以入海為北江其說經
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此經之證有二禹貢荊州
出江漢揚州出彭蠡其下遂稱三江是則江漢加彭蠡
為三一也導山嶓冢漢源岷山江源衡山彭蠡之源二
也故曰文忠之說經本具之浙浦陽剡三江合於今會
稽縣東北其入海處俗猶稱三江口有三江斗門范蠡
伐吳蓋由此而出泂海入秀州澈浦即水經谷水也或
更泂海而北自青龍江入即松江也皆達五湖水經松
江奇分謂之三江口麴道元引庾仲初揚都賦注松江

七十里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
與松江而三東江即谷水婁江今為顧浦由是說者遂
謂范蠡出此三江崇松江在五湖下范蠡審於此出則
入海矣若由此入則是泝流達於源謂之入可也豈得
謂之出哉由是說者益牽合謂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其丈相顧正謂此三江各得所入震澤始底定亦非
也震澤今太湖在今吳江縣上承苕霅諸水旁連五湖
其下流為松江漢與彭蠡合流至今蘇常間與震澤
相襟帶若江漢彭蠡滋漫之勢未能順入則蘇常汎溢
與震澤波流相接震澤固未能底定也三江揚州川震
澤澤也三江入海不汎溢故震澤底定得潏水焉此自
然之勢也篠箭竹蕩大竹彭蠡震澤皆大澤藪長江大
山經絡其間竹箭布生遂擅東南之美少長曰夭喬高
也先竹箭草木而後辨土與徐兗異竹箭草木不生於
塗泥之土也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金三品金銀銅
也古者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赤金為下幣金銀重

幣銅輕幣也瑤琨玉齒象牙犀皮羽毛羽毛旄牛尾木梗梓豫章之屬島夷山越也卉草蕉葛木綿之屬揚州吳越之域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為古南越以為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依哉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著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是蓋聲教所暨聞盛德而皆徠臣為唐虞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域者織貝織色絲為錦綺如貝今猶稱透貝龜貝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比殆類毳屬之屬果之有包者惟橘袖錫命則貢不常貢錫貢在篚下見其為非常制也橘袖踰淮為枳自古貴其珍奇皮更中藥揚州貢道沿江入海自海入淮泗而後達于河海運險遠春秋吳城邦溝通江淮然則江淮固可通歟曰凡川必行兩山之間是皆有天地常性神祇定位禹之治水皆因其自然之勢順導之江淮各濱順導入海雖運道陟險回遠

而終不敢斷塹橫截以墮天地之性汨神明之位也獨
龍門底柱截河行高地皆有不得已者而亦必因其有
所附屬而行之非直取便利而已也故孟子言決汝漢
排淮泗漢與江合瀆則決而就之淮與江不當合則排
而遠之皆行其所無事也孟子時江淮已通故言此以
見治水大經考工記曰凡溝逆地阨謂之不行水屬不
理孫謂之不行阨

診屬其所附入也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

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柶榘栝柏礪砥

砮丹惟箇輅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

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

北界荆山南踰衡山荆山在襄陽南漳縣尚書家謂之
南條荆山揚紀陽鳥荆界止衡陽今衡嶽南峰為回鴈
峰其號名猶有然歟自南河至江千里而近自江至衡
山千里而遙荒服至此止而曰南略者一視同仁不
使有內外之限也東略傳海而止爾禹貢聲教訖於四
海西北遠海荒昧難言然流沙以西常山以北猶以戎
夷見之衡陽鉅海舟車所能至人迹所能及豈當殊異
內外使阻隔王化哉故禹貢荆州畫界至衡陽見荒度
弼成之意其外為揚州畫界至海見徧覆包含之意江
漢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紀召虎之功是也江水自茂
州汶山縣至通州海門縣入海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
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
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朝宗用諸侯尊
王之名沔水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本此江漢必朝宗
于海物各從其類也江漢至荊州合流去海猶遠而已
有朝宗之勢荊州居中國而其風俗躁強常欲與天子

抗衡堯舜威德苗民猶逆命故此示訓焉殷人責楚之辭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言荆楚在經略之中而不知有一統之義曾不若氐羌之能尊天子也然則荆之傲慢所從來久朝宗之訓為有音也尋陽記九江在尋陽郡北五里其名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茵江皆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三百餘里合流張須九江圖曰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於江口尋陽今江州桑落洲在德化縣鄂陵一曰西陵今鄂州武昌縣孔甚殷衆也江漢將趨海九江居其下分流枝派甚衆水去通利故沱潛之自峽而下者得引而東沔漢之自大別而南者得與江合雲夢澤藪土出可耕治沱潛行水雲夢豬水江漢既合於是行水有豬水今鄂渚江陵工下沱水與江連接春夏間淼漫無際蓋川澤相因也沱潛釋曰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沱自永康軍導

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此江別為沱人所知也桑欽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鄾道元注漢水枝分潛出故稱潛今有大穴潛水入之通置山下西南潛出謂之復水或以為古之潛水鄭康成曰其穴本小水積成潭流與漢合禹自廣漢疏通為西漢別為潛世或未能盡知也然此皆屬梁州流入荊州而猶有其名何哉漢至南郡枝江有沱水鄭康成以為尾入江首不受江不應爾雅而以夏水自華容分江入沔為沱豈非牽合歟孔安國曰沱潛發梁州入荊州其言雖不詳而未失也孔穎達求之不能得而曰安國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沱潛雖於梁州合流復於荊州分出由濟入河還從河出幾於誣矣余按經文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沔東沔西潛中隔岷東東為沔西為潛漢北經文也諸儒固能言漢有二源俱出岷冢謂之東西漢水然而沔漾附會源委交錯其說多端酈道元引漢中記曰岷冢以東水皆東流以西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

以嶓冢為分水嶺以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糾桑欽之
誤是矣然猶以引漾入西漢又謂東西俱受沔漢之名
則何歟經導漾東流為漢西漢安得復有漾哉浮潛逾
沔則嘉閣以南安得又稱沔哉潛為梁州貢道蓋大瀆
也嶓冢山起秦州天水縣東南行縣延至三泉縣東漢
水出三泉西漢水出天水西漢水南入白水至巴中縣
入江凡潼益夔利水道皆由此泝流江上是固大瀆足
為一州貢道矣其名為潛鄭康成所言通置潛穴恐當
是也然沱潛合為一流以出瞿唐至荆猶各存舊名者
所以紀江漢之源委也潛漢與江合獨東流至夏口沔
漢又出而會之江漢合流卒入于海而自九江以上稱
沱潛九江而下稱江漢至揚州合為一江而猶稱中江
北江以見二水各瀆共流歷梁荆揚首尾三州其可合
者不得而分也如河既醜二渠又疏九河流注兗豫青
徐其當分者不可得而合也此禹治水大經皆行其所
無事也梁州沱潛既道而後其功被黎雅諸夷荆州沱

潛既道而後雲夢澤藪富為天下饒雲夢楚澤也孔穎
達引司馬相如賦雲夢方八九百里以為北澤跨江南
北故每處名存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西陵編皆有雲
夢官郭景純說雲夢今巴丘湖即岳州巴陵之洞庭也
韋昭說雲土今雲杜縣屬江夏杜預說南郡枝江華容
皆有雲夢而郭思說江北為雲江南為夢鄭漁仲遂以
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今監利玉沙景陵等縣田于
江南之夢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薛士龍謂雲夢在今
江陵以東蘄黃以西潯澤不一皆雲夢縣隸德安景陵
縣有古雲夢城長林安陸巴陵等縣皆有雲夢則江北
不得專名雲也字書江波為雲竹澤為夢雲夢謂水草
間也樂史寰宇記雲夢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有
平土有高丘其言與孔氏正義合雲土言江波間土出
夢作又言草澤間可耕作且安治也塗泥下地職方荆
揚種皆宜稻澤國也田第八賦第三枕古樁字榦柘也
弓榦柘為良栝古櫓字礪砥磨石碧石中矢鏃丹朱砂

箇籜美竹楷亦竹也中矢幹三邦大國也次國小國也分土為三底致也荊州貢道舟車互載竹木石皆重難致故使有無相補輕重相備足其名數而已菁茅獨見於下是為不可闕者也包裏匭匣菁茅三脊劉蕡說今辰州虛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晉地道記縮酒香茅零陵縣貢之將以交神明故包裏匣盛而貢以致敬焉荆水宜染玄纁璣珠類組綬類荊州工善織組尺二寸曰大龜苟不闕用則不使貢神物不敢褻不多畜藏也不曰貢而曰納異其名也異其名者貴之也杜佑曰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九江納錫即此貢道獨言沱潛則不及東境獨言江漢則不及西境故兼稱之荊州初水運沂江漢而上乃舍舟陸運出汝葉至洛陽西逾洛不復渡河至孟津而止故曰至于南河不使冒底柱之險也東南諸州貢道入河者皆不過底柱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道河澤被孟豬厥

土惟壤下土墳廬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臬

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北豫州南荆山

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洛水出商州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漚水出故穀城縣晉亭東至偃師縣入洛穀城今并入河南縣澗水出新安縣東南至河南縣入洛滎波滎澤也河溢為滎故稱滎波見騰涌之勢在今鄭州滎澤縣滎波之豬於澤者為豫境其流出陶丘而東者非豫也荷自興仁乘氏縣分濟至單州魚臺縣為荷澤導其波流覆被孟豬孟豬豫澤也在應天虞城縣荷之流而南下被孟豬者為豫境其澤一於魚臺與流入泗者非豫也是為紀事之法荷至魚臺縣東南故湖陵縣入泗由泗入淮由是淮泗通河故著其源流焉注水經曰禹塞滎澤淫水而一於滎陽下引河以通淮泗名蕩蕩渠一名浚儀渠一名

通濟渠一名汴渠然則河兩道通淮矣曰汴非禹瀆也何以言之汴於經無名見也濟逋河為榮荷被孟通泗皆有名見源流相屬汴無名見非禹瀆也禹濬畎澮距川川皆大瀆行於兩山之間澮洫則皆人為之者也徐豫地平井畫端整凡今陰溝洫雖諸水皆無源本皆溝澮井絡互相灌輸皆當受水於荷濟者也自浪蕩通河榮澤既廢故皆受水於浪蕩耳浪蕩出河斷非禹跡禹治行河本以河湍悍難行平地故釀二渠以引河而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為瀆或不順地力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益非獨浪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脉而禹跡並壞矣且所為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荷已通矣而何更用通浪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際商權功利而忽遠圖并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托其名於禹而世不

察也河渠書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
蔡曹衛與濟淮泗會于楚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子
長不可誣也土有二等壤不言色非一色墳墟土疏而
黑其下土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織纊細綿磬錯
攻磬錯石錫則貢豫
州貢道由洛入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

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
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

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北界華山
之陽西距黑水

黑水出甘肅張掖縣雞山亦名懸圃謂之玄丘之水南
至沙州燉煌縣三危山經徽外界南入海汶古岷字岷
山亦曰蜀山在茂州汶山縣蜀西之山皆岷東皆嶓冢
也山國地高本無甚水患故岷嶓序於沱潛之上蔡山

在雅州嚴道縣諸葛武侯征蠻至此夢周公更名周公
山蒙山在雅州名山縣旅祭也九州山川皆當祭蔡蒙
在我夷之中於是疆理其地而山川亦始命在其地者
祭之禮樂彬彬矣語曰顓臾為東蒙主平平其秩也山
川有大中小之秩和夷和川諸蠻今黎雅以南漢所開
牂柯越巂之屬底績言皆致水土之功遂行貢法也是
則唐虞之世西南諸夷皆為內臣商周之衰中國多事
由此各據險與中國隔絕秦惠王始伐蜀通蜀道始皇
并天下置巴蜀漢中郡則岷山以東端冢以南亦嘗不
通矣黎黑也土青黑色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璆玉鏤鐵剛可以鏤者蜀曰織裘曰皮出於西夷禹貢
織皮兩見梁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雍織皮崑
崙析支渠搜皆夷貢也西傾雍州山在洮州臨潭縣西
南土谷渾界中杜佑通典曰桓水所出漢志桓水出蜀
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鄭康成諸儒說西傾因桓是來
皆牽合酈道元曰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二水別名兩川

通稱恐或當如是然其行西傾浮潛漢以達于沔則更
支離難據直以經求之必當有水自西傾可以達蜀者
沙州記曰洮水與整江水俱出強臺山山南即整江源
山北則洮水源西傾一名強臺又山海經白水出蜀郭
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整江是
則白江整江皆自西傾東南達蜀世代遷易號名變殊
不可得而知也西傾夷國織皮其土物也由西傾之南
因桓水來蜀隨梁州入貢織皮中國貴之而夷亦愛蜀
物漢開西域固以大夏有印竹杖蜀布而大夏言市之
身毒國其開西南夷亦以夜郎得枸醬也然則夷之愛
蜀物有自來矣漢之所以甘心疲弊中國發民開道使
者齋幣相望又至於萬里遠伐覆師殺將者亦不過為
馬犀象橐駝珠璣珊瑚壁流離諸難得之物而已司馬
子長曰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
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流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
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

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過絕商賈嚴關出入之禁皆爭道也趙它曰高后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益雖蠻夷亦以此望中國而輕犯邊禹貢戎夷貢土物於中國則必紀其道理所由益不獨通道九夷八蠻為中國盛德所致而遂以見華戎通貨為懋遷利道之術周禮懷方氏致遠物夫豈為苟貴難得成哉子長又曰蜀地饒危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犍犍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惟褒斜綰轂其口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而地亦窮險惟長安要其道然則梁雍從來挾戎狄為富故周人建國并梁於雍漢遂因之而關中之富居天下什之六世道之變不可不知也梁州貢道浮潛逾沔即注水經所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為漢水者也舟運浮潛阻嶓冢陸運逾沔復舟行入渭汭渭入河截流而渡蓋蒲津也直渡曰亂渭水出熙州狄道縣烏鼠同

穴山東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孔氏曰還帝都白所治
事言貢物雖上而諸侯至者必當親詣帝都白所治事
周禮所謂陳謨獻功功也它州可以樂見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

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歧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

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

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毘倫析支渠搜西戎即

敘雍州西距黑水東界河自龍門而上冀雍分河為界
雍居其西故稱西河猶豫在冀南而稱南河也弱水

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刑丹縣西流入合黎禹貢
水無西行者惟弱水西行東南皆訖海西北悠遠不可

究見於此始有西行之水焉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
西流注于西海又曰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里近日所
入云弱水不能勝芥而可以皮船渡此水之異者也涇
水出涇州平涼縣斧頭山東南至永興高陵縣入渭屬
附也水之交口在水北者名汭洛入河為洛汭洛之北
也涇入渭為渭汭渭之北也漢志扶風漆縣漆水在西
今邠州新平縣也入涇又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山
入渭今鳳翔普潤縣也二水不與沮水合皆非是沮水
出坊州昇平縣子午山東至耀州華原縣入洛鄜道元
曰沮水合濁水又分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俗謂之
漆水又謂之漆沮水入渭一水東出即沮水也下復注
濁水亦得漆沮之名入洛鄜說一水入渭合經一水入
洛合孔傳為精詳矣然恐未免附會也洛水出慶州廢
洛源縣至同州白水縣入渭予案禹貢雍州有漆沮無
洛職方有洛無漆沮孔傳漆沮二水一名洛沮洛源委
皆可攷豈洛一名漆與沮合乃名漆沮歟謂別有漆水

與沮俱入洛故一名洛歟未能盡攷也鄴水出永興長
安縣終南山北至咸陽縣入渭荆山在耀州富平縣尚
書家謂之北條荆山終南一名大白博物在永興武功
縣或曰華山別名豬野在涼州姑臧縣今名野豬澤孟
子曰澤水者洪水也水逆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
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減之雍
東為雷首南為潼華西則隴山也三面大山扼之水汎
其中則自今同耀而北至廊坊西連邠岐涇原渾淪為
一大澤堯之所謂懷山襄陵為可想也弱水西流渭循
南山東流涇洛自北來注之水積不泄淵停浩蕩涇洛
反西與弱水合是為逆流河既東下雍州諸水源委始
正弱水自西流涇乃屬渭洛亦從之鄴水自南山北流
亦同入渭逆流之勢遂熄荆岐二山始出秩在祀典岐
冀已見又見於雍者二州分岐為界也而雍主其祭涇
渭洛為川津荆岐終南鳥鼠豬野為山澤三農播殖虞
衡作材事神有禮奉上有功九功之德無不可歌者故

稱底績禹貢三底績皆為與戎夷接界行中國貢法而見也夷地畧矣三危本空地徙苗居之故曰三危既宅苗始以貪饕頑不受令窳於此而皆宅邑力畋自為齊民大有次敘故特紀之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三苗丕敘蓋能使貪頑罪戾之人亦皆悅服矣土黃色而壤土之最美者關中膏腴號為陸海田第一賦第六田雖美地狹多山不若徐豫大田多稼也球琳玉也琅玕舊說石似珠蓋珊瑚之屬一州貢物惟球琳琅玕其土地所有也而為世所貴圭璋璧琮祭祀朝饗皆用之雍州獨無篚物之珍貴輕細者莫如玉則亦用玉歟玉固有特美者也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雍州貢道二北自積石浮河至龍門止于西河不使乘險也荆貢道至于南河雍貢道至於龍門西河皆避險也其南道浮渭而東與自涇南下者皆會于渭汭然後順流而東各因其便也崑崙析支渠搜皆西戎服皮屬而以充貢即就也西戎種類多此三國其最大者服屬諸小國故就

而次敘之有敘則有帥有從雖夷狄聖人未嘗不教之以長幼之節也序於貢道之下世一見無貢節來斯受之禹貢夷三種和夷出田賦與中國同故敘於賦上島夷萊夷淮夷入貢不出田賦故敘於貢下崑崙析支渠搜無貢節故又敘於貢道之下崑崙自張騫窮河源而以為河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注蒲昌海潛流地南下出積石為中國河司馬子長謂張騫固未嘗見焉本紀山經所謂崑崙者桑欽始步武綬緝偷度而道之然所謂三層為崑崙丘去高五萬里其高一千里者卒莫知其處也禹紀山經固詎怪難信至唐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而謂之崑崙河東南流與積石河相連隱測其地在劔南之西杜佑通典痛詆張騫之妄桑欽顯道元之附會而斷以為崑崙在吐蕃然猶持河源為證案禹貢道河積石雍州出崑崙與析支渠搜同見其為西戎朝貢中國而已本未嘗言河源自崑崙出也

以經推之雍西界黑水而序崑崙析支渠搜則必皆當
在黑水之東黑水正在吐蕃界中則崑崙恐或在其界
然既以禹紀山經為難信而猶以河源定崑崙閭摩黎
山耳一旦遂襲崑崙之說亦恐有未然者兩存其說闕
疑可也析支漢曰賜支在金城郡河關西應劭曰東去
河關千餘里無弋羌畏秦出錫支河曲數千里謂之河
曲羌漢朔方有渠搜縣朔方今夏州李膺說涼州古渠
搜國禹貢雍州界至甘涼則今涼夏皆中國也漢置郡
縣大抵取古名以示服遠非必真是其地不可盡為據
也禹貢九州冀青徐揚梁雍皆有戎夷統於牧伯以為
外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東南西北列為中國久矣
中間雖反覆尋即撫定故自漲海以北列為中國久矣
惟西北諸戎自三代已不能制禹櫛風沐雨勤勞一身
奪波濤魚鼈之區而疆理之其誰敢不聽命夏德之衰
后稷之孫不密失職逃于戎狄之間蓋今慶州也其去
禹實未及百年而已胥為夷矣周室東遷西戎八國服

于秦岐梁山涇漆之北為義渠烏氏朐衍之戎漢初長
安北去七百里為胡地武帝雖斥逐置郡亦不能盡復
禹迹自永初羌叛侵擾并涼內連三輔羌雖弊而漢亦
衰五胡亂華關隴河湟淪為戎區其後唐都長安而吐
蕃為腹心之疾然則禹域九州兼制萬里中國尊而四
夷安何也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欲與聲教即理之不欲
與者不理蓋自淮南厲王賈捐之虞詡范曄江統之儔
皆能言之然而夏商之間王制未改封豕長蛇抵噉伺
隙蜂蟻屯聚遂至蕭牆之內驅之不可却之不能非必
盡因強欲臣妾之也蓋嘗觀舜禹臯陶之謨訓而得其
所以治夷狄者三焉其道甚平易明白而後世有夷狄
之患者則皆反其道者也舜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
柔遠能邁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一也益之戒
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二也其

頌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四方肇域苟無大德何以徧覆萬國共尊苟無天命何能昭受三也

導岍及歧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

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

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

尾導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

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孔氏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例所治水於下

互相備是也班固馬融王肅皆言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嶠冢為南條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蓋約經文也鄭康成謂岍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嶠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則贅矣隨山濬川川行

兩山之間先列諸山河渭濟洛淮江皆可因山而見岍
秦之西嶽在鳳翔天興縣東行為岐山岍在渭之北荆
山今名堀陵原古說禹鑄鼎於北荆山在涇之北梁山
在洛之北經逾于河孔傳北謂梁山龍門西河蓋河西
岍岐荆之外更當有梁山而經省文直言逾于河故傳
發之河西治岍岐荆梁行渭涇洛皆入于河於是逾河
而東治壺口諸山其次序如此經逾洛逾河逾河皆一
義謂涉之也而鄭康成乃獨以逾河為山之脈絡江河
不能斷意謂自壺口至碣石皆梁山逾河為之遂合而
為正陰列豈非誣哉山行界水則止豈有橫度江河而
行者禹貢南山西自吐蕃界由今洮岷秦渭東行於河
之陰故岍岐與嶓岷為宗北山自陰山界由今朔武嵐
石南行於河之陽故壺口雷首與太行衡山為宗梁山
壺口夾河相距其廣狹雖不能億度要之脈絡本不同
也壺口為孟門山雷首今名三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太
岳西南行為雷首底柱在陝州硤石縣太岳東北行者

為折城山在澤州陽城縣又東為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一名五行山導山行河先列歧荆於西然後出壺口雷首於東則河行于兩山之間也西為壺口東為太岳汾水行其中汾水出嵐州靜樂縣管涔山南至河中府寶鼎縣屈而西入河壺口界汾而止河自華陰折而東行雷首界河而止西南為王屋山東北為太行山沁水行其中沁水出大通監縣上縣羊頭山南行屈而東入河王屋界沁而止漳水在太行山北漳水東行入河河自黎陽屈而北行太行界河而止恒山在中山府曲陽縣衛水在其南衛水東合滹沱東北入易恒山界滹沱而止凡此諸水皆行兩山之間山界水必止豈能橫截江河而行也漳水之北滹沱之南猶有山川禹貢皆略之汾沁漳滹沱導水亦不復出水自高而下各循其瀆不施疏導之功兩山之間皆可因見故不紀載太行恒山皆東行水亦隨山而入于河自然之勢也碣石直載河之所入而已此自岍至碣石

古說以為北條者也自西傾東行為朱圉山在秦州大
潭縣俗稱白巖山自朱圉而北行為鳥鼠山鳥鼠東行
至太華西嶽也行河先列岍岐於北至此又列鳥鼠太
華於南渭蓋行於兩山之間也華山東南行為熊耳山
陸渾山在西緱氏山在東洛行於兩山之間也熊耳東
北行為外方嵩高中嶽也在河南登封縣濟水自河南
出為滎澤酈道元曰滎口石門西帶山隰蓋嵩高北麓
也商山東南為桐柏山又南為陪尾山今日橫尾山在
德安安陸縣此自西傾至陪尾古說以為中條者也內
方山亦名漳山在荆門軍長林縣大別古說在漢陽軍
漢陽縣名魯山或曰漢川縣觀山左傳楚禦吳濟漢而
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在漢南矣導山桐柏至陪尾在
漢北嶠冢至大別在漢南源流可見今皆以為在漢北
不能詳也陪尾大別皆以見雲夢陪尾雲夢北境大別
東境也自嶠冢而東至荆山又南至內方又東至大別
以行漢水是為北江漢於此與江合岷山之南至衡山

之北以行江水是為中江敷淺原今曰博陽山在江州
德化縣江過敷淺原與彭蠡合衡山之南則彭蠡上流
贛彭諸水俱入彭蠡是為南江凡此古說以為南條者
也北條起岍南條起嶠皆稱導水莫大於江河東西橫
貫南北川潰之宗中條渭洛濟淮各行東西之半或不
及馬大抵北條皆水尾專為行河曲折之勢中條皆水
源南條三江源委並著江略漢頗詳焉漢水東行有曲
折之勢而兩川俱赴已患渾淪大澤復浸淫之固當詳
之使有攷也然自後世通渠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
川雲夢之際禹跡固多湮沒矣

入于流沙

合黎山亦名羌谷在甘肅張掖縣西北流沙居延海也在張掖東北徼外一千六百里杜佑謂沙州西八十里有沙隨風流行曰流沙案段國沙

州記澆河西南有黃沙周四數百里不生草木州取名馬不曰沙隨風行也佑當別有據弱水西行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曰黎水其餘波入居延以地勢隱測之居延

在合黎東北山川悠遠水一東一西書傳無所紀載不能詳也導弱水至合黎止合黎之西為夷界故不復紀其所經歷而西行山川實始於此西境託海為可知也禹貢北海無所著見何也北海最遠中隔沙漠廣袤數千里漢霍去病伐匈奴始度漠北臨瀚海而弱水西北有蒲類海居延海鹿濁海雷翥海蒲昌海皆海曲澤渚因中國事夷狄始各見於書傳至突厥并服朔漠諸國其地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云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三危經夷界入南海其源委

皆可見中間隔夷界故不復紀猶弱水自合黎而西也南海亦夷界而紀黑水之入何也南海疆理之所及也和夷在王略之內矣西戎因其帥屠叙之而已不及以政故山川之在其界內者皆不紀導水先弱黑弱水包西戎以託西海黑水定梁雍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
界以達南海是為華夷疆域

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海

河源在夷界自積石入中國始施工故自積石而下紀其所經歷焉龍門上口曰孟門山在慈州文

城縣下口曰龍門山在河中府龍門縣河本行于兩山之西而廊丹以西地勢下河湍悍行平地激鬪多敗故禹鑿山為瀆扼東之樂史寰宇記曰河自丹州汾川縣南入廊州廊城縣岸頓狹人呼為石槽河出龍門而南觸華山之陰折而東行底柱特立於河之中禹析為三門今名三門山河流包之亦所以扼東之也尤為險阻漢楊炎建議鑄廣底柱石投水中不能去湍流沸怒為害滋甚漢武帝曰聖人功通於神明豈易繼哉其言是矣孟津在孟州河陽縣洛汭洛入河處過言且行且入相漸被也自華山東行為嵩山伊洛漣澗合為一川北

流入于河是為山川一都會周人卜洛蓋自古以為令
居矣大伾水經以為在成臯北濟入河處許慎曰今黎
陽之黎山鄭康成曰在修武武德界瓚注漢書謂爾雅
山一成曰伾成臯山不一成修武武德間無此山今黎
陽山一成臨河隄為大伾孔穎達謂瓚言為然黎陽今
濬州導河南至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
千里而一曲也經文次第當有黎陽黎陽有津梁雍渡
河自蒲津荆豫自孟津青兗自黎陽津降水水經降作
絳當從今文作降酈道元以為發源屯留下亂漳津今
思冀州界皆有枯降瀆本無源委水經河至沙丘堰酈
注或曰沙丘竭不遵其道曰降亦曰瀆堰障水也余謂
禹疏二渠載河北行高地水無有不下者也苟非堰遏
何以能載之高地哉今澶州臨河有蘇隄自黎陽入北
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
竭之水是也隄竭過水可謂不遵其道矣然使放縱行
於平地則青兗徐豫皆被其害蘇亦知築隄障水不能

行平地矣而龍門未鑿其患在雍底柱未折其患在冀
豫不行濟漯上流壅并推盪而下其患在青徐不疏尤
河水積高於隄兗更病之此其首尾相因之勢也隄障
不得盡為非鯀為其一而廢其餘功何以能立漯在朝
城竭在元城相去甚邇王橫曰禹之行河隨西山東北
去賈讓曰河西薄西山東薄金隄則漢世猶以隄隨出
夾河而行也今恩冀間猶有降瀆者河本行漳瀆降水
浸淫亦引入河而行之河從漳降自行其瀆人猶記其
名耳導河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大陸九
河逆河皆河之要會如諸家說降水果若有源委不過
與漳淇洹沔等耳漳淇洹沔皆不出非河之節會也顧
獨出降何哉大陸澤左氏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
杜預曰大陸吳澤在衛州修武據經河過降水始至大
陸止使如桑欽之說大伾在成臯而修武猶在降水之
西巖道元欲兩存之故謂自甯至鉅鹿皆為大陸非也
循經而求當廢杜說大伾在黎陽降水在元城以北大

陸當自邢連中山深趙界地說曰大伾地喉言河始自
北北行也大陸地腹言水所鍾也關並曰河決率常於
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聞禹治河時本空此
地以為水隈盛則放溢少稍自索而賈讓亦謂陂障卑
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
迫然則降水是非隄障放溢之水歟大陸豈非澤藪潴
蓄之水歟漢世言治河者大抵猶識古意不大詆妄也
九河當以許商為據商言自碭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
百里經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則當滄德間明矣桑欽起
元城非是逆言迎受之也禹河自碭石入海北不言已
見也逆河碭石
今皆淪于海

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
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

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漾水出三泉縣
擘冢山孔氏曰

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
是也又曰漢上曰沔言為漢上流也漢中今興元漢水
東經均州武當縣為滄浪之水今曰滄浪州劉澄之曰
沔口古滄浪水漁父歌濯纓在今漢陽軍去大別太近
經滄浪猶隔三澁乃至大別三澁失其處地說漢水東
行觸大別之陂南入于江水回曲曰匯漢水入江又東
迴曲為澤是為彭蠡然則彭蠡受鄱贛諸水又得漢水
回曲停涵乃始能為澤漢於是東行為北江入海澧水
出澧州石門縣東合涪水至安鄉縣入洞庭湖洞庭巴
丘也合沅湘諸水至岳州巴陵縣入江東陵漢志廬江
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江水過下雉縣北刊水自東陵來
注之下雉在興國軍永興縣經行中江其所經歷皆在
江南而志稱東陵在廬江西北又過九江至東陵州九
江盡於此而尋陽記桑落洲上三百里合流皆所未詳

迤連延也東行連延而北會于彭蠡之匯又東為中江入海贛水合彭蠡豫章湖塗濁餘鄱僚循發大庾嶠衡山之陽總納十川下鍾彭蠡是為南江入海經不誤出南江揚三江既入為已見史省文也孔氏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是也導山雖出衡山為彭蠡上流彭贛諸水略不紀載何也其水順道未嘗施治理之功且無可識之事也潛漂諸水皆如此蘇文忠引陸羽三沚味別之說何如曰三沚見波流相漸被而各槽行千餘里不相散雜味別即是辨識之精以為三江赴海之證則甚的確而非禹導水所急也凡水順道不汎溢而後有浸潤之功舟楫之利故其或分或合經一一叙其源委味別雖精乃其細者耳經中江北會于匯今彭蠡自南康星子縣東北至湖口入江則差與禹貢不同水道改矣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嶧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為東西兩漢俱嶧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

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為東漢也獨氐道武都脉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為不可據而桑欽遂從氐道漾水為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鄴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秦州上邽縣嶧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嶧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為可據上邦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褒城常璩華陽國記漾水出漾山漾山尋求不得其處漢志沮沮縣沮水出東狼谷中水經推為沔水之源今興州和政縣漢沮縣是若姑存之要與孔傳不同矣三江孔傳為誤班固桑欽承之其失愈遠孔傳彭蠡江分為震澤遂為江江入于海江至彭蠡合為一未嘗分也地理志江自會稽毗陵縣入海中江出蕪湖自陽羨入海南江從吳縣入海具區在吳縣西自石城分江水至餘姚入海桑欽盡據之以

行三江其最舛繆者沔與江合流至石城分為二南江
逕宣城寧國為長瀆注具區東則松江出焉奇分為三
江口又東至餘姚入海宣城與具區隔山江豈能越山
而過也鄴道元知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別為三江引庾
仲初吳都賦證桑欽奇分三江而不知自餘姚入海即
吳越春秋所謂三江者也松江自從吳江入海與餘姚
遠矣備攷本末指其謬誤以伸經文使學者無所惑焉
岷江出峽禹之所鑿歟曰不可知也水經江水逕西陵
峽歷禹斷江鄴道元曰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
清深潭而不流耆舊傳昔是大江禹治水以此江小不
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斥衝此江遂絕今謂之禹
斷江必當是也峽險不減龍門砥柱人遂乘之豈禹之
舊乎曰不然梁貢道浮潛逾沔以入于渭荆貢道浮于
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東西各行蓋亦使人避峽

險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

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山海經王屋之東澗水出

焉郭景純曰澗沈聲相近發源為沈東流為濟酈道元曰重源潛發今孟州濟源縣平地導水皆有所自始沈獨無之而與弱黑同例以其皆發于平地也潛源雖有之而難徵故史不紀載濟至溫縣入河南當鞏縣之北洛口也河南受洛北受濟孔氏傳曰濟與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故滎濟通脉絡然河自東行濟自南行世所謂十字溝者皆人為也若以為出於天造則斷是不然以理推之濟出王屋其餘麓東行自河北截河南行而沒于水中不可見今所在水中石磧如此者多此則濟瀆也河過洛南兼受濟洛勢益湍悍禹欲載河行高地因濟水有出納之勢疏滎澤以受之河水汎溢滎澤待於其南有口波流盛大濟不能挾之而南也故濟水截河而河大勢

自東禹更疏其下使通利由是濟南而河東為十字溝
誠有人為之力焉水經滎瀆受河有石門王莽時天旱
濟瀆在河北者遂斷不復入河川流固自有竭涸時而
濟為大瀆不應絕其所以絕者所在穿鑿引水源淺流
緩會逢旱乾由是而枯耳酈道元曰其後水流逕通津
渠勢改不與昔同其言是也蓋事又變矣夫豈獨濟哉
河亦因穿鑿失東注之勢鄭國鑿涇其利溥矣而終為
失古人之意司馬子長作河渠書致意深矣其後張戎
能知之世豈以其言為是哉滎澤亦遂塞正坐汴渠自
長安以東鑿河灌溉漕運河流已患遲緩汴渠居滎澤
之上先受河水水皆南去其東豈復更有波濤浩蕩溢
出為滎如禹故事哉澤無流注之水久當淺塞澤高而
瀆下水雖有盛時亦不能入此皆自然之理也酈道元
曰滎口石門地形殊卑又曰滎瀆東南流今無水又曰
澤自西緣帶山隰秦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渾濤
東注皆紀實也今水雖斷人猶謂其處為滎播識禹迹

也禹河南出為滎東出為滎滎雖廢滎猶通行而自昔滎澤皆未嘗決周衰鑿河南出者浪蕩瓠子酸棗無不決者禹行水有瀆後世無瀆妄而已滎澤鍾水盈則行之陶丘在廣濟軍定陶縣濟水通定陶至乘氏分流為荷東合汶水入海蘇文忠曰禹隨山濟川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此言是也獨江河不能絕之語本鄭康成非也近而不相連者潼華雷首趾麓相距僅能容河而實不相連遠而相連屬者嵩高東南皆平野而與泰山脉絡不斷山分二條北條為原維蒙羽南條為芒碭北盛南微泰山居北為之宗泗水行其中泰山西對太行山河濟故瀆行其中南對桐柏以東至揚楚間諸山而淮行其中泇水之源流則山之脉絡皆可求也故曰隨山濬川河過洛汭勢當就卑禹既疏濟然後引河而東過大伾又當就卑禹又疏滎然後引河而北於是河行漳降瀆合滹沱滌易以入海此所謂不逆

地防附屬孫順者也惟河入泗自北而南為橫絕阜麓然經導荷澤被孟豬蓋是因窪下之勢導而行之淺流覆被不敢劇鑿為深渠也後世興水利者大抵鑿山斷壘以墮天地之性雖其勢小大不同要皆與方命圮族同科蒙恬自以為不能免誅戮是矣經溢為榮導荷澤被孟豬溢被皆一字之工足以觀禹跡杜佑通典力詆秦欽以為濟瀆已斷復行濟水與禹貢不同為謬何如曰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佑言為過秦酈之失自是多牽合耳

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導水書法有四弱黑沈不著所自水出平

地也黑水出難山則猶沈之王屋嶽導河不曰自積石者河有源也河源在夷界至積石為中國遂於北治理之非如淮渭有所止截也江發岷山漢發嶓冢皆自其源導之岷山今在徼外夷界虞夏為中國也地理志南

陽平氏縣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以為出胎簪
山東北過桐柏山酈注潛流三十許里平氏金廢入桐
柏縣水經渭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酈注引
地說鳥鼠山同穴之枝幹明非一山也首陽今渭源縣
山海經謹譽之山洛水出焉地理志以為出豕領山然
則淮自桐柏而上渭自鳥鼠同穴而止洛自熊耳而上
猶皆有源而不足疏治潛流更難徵故各著其所從始
此導水書例所為不同者也淮自桐柏而下不待疏治
而皆順道故獨記與泗沂
會而已沂入泗泗入淮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

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導山稱鳥鼠導渭稱鳥鼠同穴米若地說

本文之不同歟爾雅謂其鳥為鷓其鼠為鷓大抵去中
國漸遠人物稍稍有變其常者天地之偏氣也海外諸
國則甚有怪異者矣漆沮與渭且行且入而俱入
河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

道洛

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瀘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導洛

以水入先後為序豫州伊洛瀘澗以水之所出遠近為序洛出冢頌遠於伊先伊後洛導洛自熊耳其潛源非

所紀載也而洛猶為之宗焉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

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九州攸同攸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四隩既宅即堯典四宅隩即

厥民隩之隩也地非隈隩不可居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皆其隩也刊猶變易之變易而定

其等秩也滌源言竭除其泉源無敢壅塞之者陂障也障固而厲守之以待政令山川澤皆屬虞衡名山大澤

不以封諸侯有功德則錫之山川九山九澤舊說九州之山川澤也司馬子長說九山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

熊耳嶠冢內方沃山九川弱黑河漾水江沈淮渭洛九澤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滎陽孟豬豬野雖皆有據
舊說為是四海戎狄蠻夷道路關通會同于京師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庶土冀壤充黑墳青白墳徐赤墳揚
荆塗泥豫壤墳墟梁青黎雍壤以此辨其肥瘠而知其
生殖厚薄以參正貢賦載師任土閭師任力縣師行車
人牛馬之政令有一不慎必為民害出之甚易反之實
難故使致慎馬壤田土中下本三等三三而九之猶三
等也咸皆則法九州之內悉程三錫土姓祇台德先不
等而咸賦法賦法不加是為夷狄

距朕行

天子建德因生而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禹治水咸建五長各迪有功于此遂定功載賜姓胙

土命之氏焉姓紀其所自出氏別族也舊有土者功高則加錫已有姓與非大功大德不別賜水患已除土穀致用其民豐殖而不作德豈所謂克綏厥猷哉衆建諸侯使各教其所治之民然而其事必有本也一人躬行

於上四方承式於下矣祇敬不距順也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其斯之

乎謂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

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

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

百里蠻二百里流去王城四面各五百里為甸服孔傳曰為天子治田賦謂授田當出賦也

包銍秸粟米總謂禾稊皆心孔傳曰稊供飼國馬周禮所謂秣也銍刈謂禾穗秸服稊事也不獨畜飼積以待

新穀稊稊藉之用四百里五百里去王城稍遠入粟米總銍秸粟米輕重必均王國賦法推行之於邦國又四面

五百里為侯服采公卿大夫之食邑也周人稍地在畿內南邦小國五十里諸侯大國次國百里七十里孔氏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周晉為甸侯鄭為男伯是也又四面五百里為綏服綏安也是為牧伯之國作軍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揆度也度行文教魯衛是也奮振武衛齊燕是也成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詩稱召公曰闢國百里內揆文教外奮武衛中國之所由安也又四面五百里為要服要言治之有大要也夷有全用中國之法者嶋夷和夷是也雖奉行疆理之政而事不能盡與中國同者萊夷淮夷是也蔡孔傳曰法也又四面五百里為荒服治之荒略而不詳也蠻視夷並蠶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也或曰蔡流皆放有罪者之名春秋傳殺管叔而囚蔡叔舜流宥五刑五宅三居蔡千里之外流九州之裔此為二等更一等則不同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

東海西流沙通三千里南衡北恒通三千里是為斷長補短為三千里者也然而自

南河至衡山二千里自恒山至南河僅千里短長不等而聲教所暨必盡海而止故自流沙以西以衡山之南恒山之北皆同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凡有血氣之屬莫不尊親此唐虞之盛也玄天色孔氏曰錫玄圭天功成是也禪禹定於此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與賢與子孟子論之盡矣謳歌獄訟朝覲皆歸

啓啓是以嗣禹而立不知扈何以不服至于天子親征而猶大戰於其國野哉禹禪征苗啓繼征扈人心不同故事變多端也國語夏有觀扈周有管蔡皆同姓也夫子序書直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啓以君討臣扈為抗天子其罪可見扈在永興鄆縣有甘水甘亭崇崇為縣本國在鄆縣縣極禹自夏有天下以絲配天其支庶

改封
扈歟

甘誓

大戰于甘

亂臣賊子世固有之不得已至于討伐已非盛事而況至親骨肉哉故史不復書其所由

戰之故

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

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

戮汝

召六卿使聽誓也六事言各有軍事也數扈之罪以誓告軍帥然後中軍出號令司馬左右陳行而

以天子之命誓之各行有司之事常武可攷鯨汨陳五行彛倫攸斲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三正子丑寅之正也三正其來久矣禹與子而天下歸之啓歷數在躬歷數起於五行三正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也五行扈威侮之三正扈怠棄之稱兵以抗天子是為威武之實怠慢棄滅不稟正朔其誓辭只二語見扈為反叛逆天害理故天勅之勅截也斷截絕滅之也恭行天罰是為天吏故曰啓賢能敬承禹之業一車甲士三人左射右執兵御主馬政作一車之將右與御佐之張侯曰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射人曰使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蓋將選也攻治也各治其事謂之共命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詭遇御非其正之謂也師以持重為不可勝進退動靜莫不有法舍法而詭遇或可幸勝而不可以濟眾為法是故御非其正為不恭命三代節制如此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

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取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
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在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
其所聞而復此為致師之法兵車戎廣闕革輕鄭康成
曰輕車馳敵致師之車然則五車左右御皆當有法載
於正典與司馬法不獨致師也春秋時已亡許伯樂伯
攝叔各有所聞行之車政修而紀律嚴天子親征以遷
廟之主及社主行無遷廟則以圭帛曰主命古者大封
必於廟大刑必於社示弗敢專也軍之賞罰速不俟反
國而行之周禮司厲掌盜賊任器貨賄其奴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舂橐鄭司農曰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
輸于罪隸舂人橐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者
古之罪人故書曰予則孥戮汝如鄭司農注則古書孥
作奴盜賊男女沒為官奴婢者殺敵而不用命黨逆同
惡以致盜賊之法治之也古人制法必有義又掌戮鄭
康成曰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蓋搏磔之也殺而搏
磔之為辱稱戮男女沒入亦為辱之而稱戮歟故春秋

傳曰身死妻子為戮字或作僂此本古法非啓創為之
至文王罪人不孥遂為後世法予則孥戮汝謂反國以
王命行之或輕或重隨
其事故與戮于社別出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啓子書言厥弟

五人則皆弟也序言兄弟五人五人自相兄弟也須待也

五子之歌

虞書廢歌夏書五子之歌皆詩也詩言志歌永言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眚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

尸主也以逸豫下屬滅厥德句絕太康既主大位而以逸豫滅厥德好樂喜逸隨其四肢心志

渙散色禽酣酒皆由此而作其何德之能存一生一滅必然之理也民已貳矣而方甚為盤樂也盤樂遊逸無復法度政于洛表至十旬弗反有窮國后羿因民弗忍而距之于河民雖憤怒然猶能忍而不決者其勢卑不敢肆也姦盜乘之不復忍矣然則姦盜必有因而民本不能遽亂也其弟五人御其母從畋于洛汭太康舍其母而往洛表百日不見其母更失子道五子咸怨與舜怨慕之怨同以子從母以弟從兄皆不可離者也而宗廟委棄母子播越豈得不怨奈何不敬今失厥道皆怨語也夏史直書太康之惡而弗諱法之所不當諱也太康自以為子代父位如天之不可傾覆不復作德忘其祖之訓戒民棄不保以取滅亡若更諱之則繼世而有天下者何懲焉左傳羿自鉏遷窮石鉏在澶州衛南縣窮石在吐谷渾界是則羿既據冀又并兗又并雍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

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

不敬

得乎丘民而後可以為天子是故近之則情親下之則勢絕以一人而視天下至眇也而愚夫愚婦

或能勝予况合天下以為吾敵哉禹之恭如此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三數之多也一人而三失其心怨叢於其

身何能堪之益不待顯明始為怨也凡乖離於冥冥之中皆當圖度而消散之朽索之馭六馬馬蹶而車僨可

必也敢不恐懼而反肆乎歸藏易王度紀公羊春秋皆言天子駕六馬虞夏以前車制歟禹之訓大要敬而已

一有不敬滅德之事隨作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

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與亂同其三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陶唐堯氏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既失君道紀綱豈能復存必至于滅亡堯舜禹皆都於冀以臨制四海垂中國之統太康失國固無可言者而羿安敢竊有之哉其遷窮石實為巢窟自固之謀寰宇記拱州太康縣城太康所築既逐而居此歟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

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五權百二十斤曰石關通也輕重之所由通也三十斤曰鈞和平也輕重之所由平也律度量衡皆典則也藏於王府為國之守器禹之垂創典則無不備以貽子孫皆可憑藉苟不至亂荒墜失其緒則何至覆絕哉其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其母子兄弟皆流離無歸矣夫

民之志於忍而逐其君必且并與其父母兄弟仇讎之而將誰依哉鬱陶鬱結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民本以一時之憤姦盜挾之以竊發太康遂見逐然禹之功德在人心者未泯也事已決而反之民豈能無悔心哉五子咎太康失民非民之罪禹雖有大功在天下而不能救其子孫之顛覆皆所以感切人心也故其歌五章皆有意義一章言禹之謙恭得民自有謨訓而太康弗克敬承二章言逸豫之違祖訓遂至亡國三章言冀為天下宗有堯舜禹相傳之懿太康失之為忝厥祖而羿干帝王大統意在言外四章言禹法度明備太康荒廢之然乘四載八年于外萬世永賴之功豈能便至覆絕意亦在言外五章流落失所惆悵無聊幾使人不忍聞而不

敢尤其民歌詩流傳其誰不動心界之所為不敢遂蕩
滅之少康中興而羿浞皆誅此歌實有所感動焉衛亡
許穆夫人賦載馳蓋
得五子之歌餘意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脗往征之作脗征

義和本一人居
中投時四子其

屬也分治四方諸侯義和總之兼稱四岳至此蓋獨掌
陰陽不治方岳之事歟堯命義和曰欽若昊天歷象日
月星辰歷象本於欽若昊天而沈酒于酒廢時亂日只
此固當誅義和有職守在王朝脗侯乃往征于其國叛
官離次可以因見令之不肯從召之安肯至遂至
用師跋扈甚矣夫子定義和罪狀如此脗國闕

脗征

告衆孔傳曰奉辭伐罪是也
征者正也上討下之名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脗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

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太康崩仲康立於河南左氏傳稱羿因夏氏代夏政又虞人之

箴稱帝夷羿則羿嘗自立代夏稱帝矣太康已失河北羿已代夏政而夏史曰仲康肇位四海正天下之大義也春秋大一統之義也肇始胤侯命掌六師受命為司馬之官也義和廢職逃畔荒酒九伐之法當行故承王命而往征之比夏史定義和之罪也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

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聖有謨訓典商人亦以湯官刑為聖謨徵證必有明

證故可使天下後世定保之天子必奉天人臣必奉天子百官無小大皆當修輔故其后惟明明詩曰明明天

子又曰明明不已明明有斷之辭也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人臣之常憲也此皆聖禹之謨訓也故每歲中倣
之孟春正月道人宣令之官以木鐸徇于路周禮道人木
鐸徇戒為小宰之職官師百官之長于是承訓相規
正雖百工之賤亦執藝事以諫而況於公卿大夫近臣
親戚乎其有不恭皆有常刑凡此雖為義和昏迷天象
而發而意有含蓄太康以遊洛失邦凡有位于王朝者
責之以修輔之義皆當有罪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今至於亡國覆宗奔竄以死則所
謂修輔之職果安在而况畔官離次序私歸其邑酹酒
自逸者哉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

紀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

誅

義和不以仲康初立時逃去明矣昇亂義和畔歸于其邑仲康已立猶不返俶始義和世典天地前此未

有擾亂天紀如此者日月之會是為辰季秋九月日月合朔于大火其宿為房一行說古文輯集義同日月嘉會陰陽輯睦變而相傷則為弗輯瞽樂師凡救日伐鼓于社樂師掌之嗇夫承命奔馳庶人在官者胥徒也嗇夫有秩府史之屬漢有斗食嗇夫孔傳曰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供救日之百役日食大變自天子至庶人祇懼如此而義和歷象之官乃無所聞知昏迷于天象是為忽天道侮謨訓廢常憲以干先王之誅雖然太康之亡義和不禦衛仲康之立義和不朝覲是皆王法之所不赦者法皆不行乃始因日變而興師何哉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太康危難之際諸侯顧望首鼠必非獨一義和也既不可悉誅治而修明典憲當中機會義和職在奉天而忽不變戒其罪為重是故以此為

誅首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

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

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六典司馬政典孔氏曰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

節氣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歷象後天時若此果出政典則專為歷象之官設此條其它官司干犯憲令當討伐者宜各有條也或曰政典行兵之法也先時後時皆為違節度其罪皆殺崑岡山出玉山脊曰岡奉行天討是為天吏為天吏而有逸德則其暴甚於火矣今當取其渠魁殲滅之渠大魁帥也王師之至而猶不面縛助惡旅拒皆叛逆若威力迫脅不能自拔而當勿治已經誅討便為染惡皆與之自新嗚呼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不非

愛也而以威克之臨敵之戒所以用民命一死力非可
以為常也羿與羲和其罪孰輕孰重曰羲和慢天罪固
重而羿反叛豈輕哉然而事必有次第勢亦有屈伸正
百官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太康亡國固以百官
廢脩輔常憲誅羲和正朝廷百官使體統皆正斯有以
臨制天下且太康固為失民心也民心未回羿豈易治
哉脅從亂之民據險固之地輕以治之羿未即罪亂何
日可解唐河北藩鎮之禍根株百五十年至于唐亡
正坐此耳書傳載羿浞之事羿既逐太康終不敢廢夏
祀聽仲康自立於河南其後浞殺羿因羿室生澆及豷
使澆滅斟灌氏斟尋氏二斟夏同姓也至帝相居帝丘
浞又滅相后緡方娠逃于仍有仍生少康浞處澆于過處
豷于戈跨據河南北少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有
虞為庖正虞邑之于綸浞意不盡滅夏之遺種必不已

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遺臣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
燼滅汎而立少康使女艾滅過季杼滅戈然後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汎暴逆甚於羿矣少康之興固有天意要
亦由汎窮凶極惡人心思舊反本而後其事可回不然
少康一旅之衆二斟滅亡之餘豈能暴興如此雖然亦
五六十一年矣一敗塗地之勢不能遽反自非禹之功德
天命與所眷顧苟非仲康少康之賢
人心何攸繫屬王業復興夫豈易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名論語名履故或以湯為字或以為謚史記名天乙
契至湯十四世國凡八徙孔氏曰嚳嘗都亳湯自商丘
徙焉故曰從先王居十二州志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
熟北亳在蒙穀熟今應天縣蒙今拱州考城縣亦謂之
景亳地理志梁國穀縣有高辛城寰宇記曰在穀城縣
帝系譜顓頊封嚳邑于此商丘今應天理帝告釐沃孔

氏曰告耒居治沃土二篇以字訓與序意求之恐是如
此凡傳釋逸書名義未必盡然史記作帝誥無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氏曰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

今應天寧陵縣邦國皆有命祀不祀為犯令陵政已應
討伐而況於殺人奪餉乎一童子不以罪而死是為殘
賊仁義王法所當治為匹夫匹婦復讎湯蓋行方伯之
職以司牧人自任也遺之牛羊使亳眾為之耕將與之
同善也而傲虐滋甚
不可訓誨於是征之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氏尹名經尹躬暨湯則名也或曰名摯尹正也官名孔氏曰字力

牧之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國名今曹州濟陰縣東
南有莘仲城湯進之於桀古者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

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德也醜言其德垢穢為可醜也於是為不足事矣伐桀定於伊尹醜夏歸亳之日始入國門而遇汝鳩汝方與論夏事二臣商賢人二書必有異同之論惜乎其亡也伯夷之清伊尹之任皆存義也湯已征葛而伊尹猶自亳適夏鳴條誠不得已矣自帝告而下五書皆商史所作遷亳今夏王命征葛行夏方伯職事汝鳩汝方猶論夏事故皆為夏書堯典為虞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為夏書始終之際皆可攷也自禹至桀十七世史記桀名履癸

右夏書九篇其五篇亡

尚書說卷二